

東漢演義

壹貳

遠21
2649
16-11



門一遠21
號 2049
卷16-11

東漢演義評目次

一卷

奸計圖王侵寶位	仗劍立階扶寇主
提兵入禁斬嬌娥	假帝治名圖社稷
全忠硬節老風塵	垂威據賊侵英主
假制施仁歛小民	三諫不從應至敗
千金和議可爲癡	肆凶王莽人民怨
叛國蘇成將卒驚	鄧辰荐傑扶新王
光武求賢會故人	巖光卦卜知真主
王莽科場選俊英	王莽選材真武醜

崔亭揭榜獻蘇雄

蘇獻百端讒烈士

竇融累奏拯明君

古廟潛逢擊國柱

平坡暫別棟梁材

別逢共叙情難已

配合應知分所為

少翁預卜聖君臨

訪推命運何時泰

故假威名即日興

二卷

光武中興恢漢業

堅譚一戰復劉基

聚兵白水屯營寨

遇將長安脫困籠

勢危馬死釋兵困

運泰牛生出敵圍

歌聲未已明君至

話國讒終義母亡

李軍陣上擒王將

韓宰城中却漢兵

無計脫奸全叔命

施謀殺賊解君愁

新野兩軍聞仆偃

棘陽二將顯威名

岑彭設計偷營寨

鄧禹圖謀進棘陽

軍排鉅鹿戰蛟龍

為國捨生全大義

興邦求士復深仇

碎胆奸雄歸馬武

畏名賊子立劉玄

名臣重會圖謀策

三卷

紫微躍奔求名將

列宿紛臨助聖君

拖腸屢戰心無懼

斬首堆橫氣愈雄

佞賊空謀囚漢將 英雄勢逼反王君

爭名奪利空呈表 創業興王遍事賢

明良一舉妖人破 勇將齊迎敵寇亡

敵破也知居士好 成功猶有故人思

志士規宏終大器 小人狹隘豈成材

聞風競獻歸仁里 雪耻爭迎掃賊奸

四卷

操謀蔽主心過望 杖策追君意遠圖

惑拜王郎欺正葉 傾扶漢王滅奸邪

民感神扶歸聖主 天憐弱寡退邪兵

王霸合兵援帝難 仲華蕪火燎君裳

天啟雄兵經日會 月明妖婦駕雲來

奸計誣良誅佞賊 忠言服眾鄧英賢

平除賊詔蕭王職 薦舉能封太守權

五夜禁寒扶帝主

五卷

赤眉鄭北扶盆子 帝勅關西拜鄧臣

王匡結賊侵更始 盆子哀臣避赤眉

未破赤眉重拜將 復攻反賊再興師

勒馬討凶安社稷 請兵伐暴拯時危

馬援說奸專智主

劉君造將伐驍雄

大將平齊賓仰伏

元臣迹疏論興亡

六卷

忠臣一示難存體

賢士三微不屈名

為國運籌書數議

拯危決策將俱降

賊思君義誠傾伏

帝泣忠臣厚殮封

馮異兵臨天水破

岑彭師震蜀川驚

吳軍克戰平巴蜀

漢帝追勳擢廢廊

偃武修文圖致治

七卷

覈田詔尹身遭害

廢郭封陰子受榮

伏波標柱平交趾

郡守陳章奪虜權

表請詔辭仁智見

八卷

告廟饗天明德度

圖形畫像著功多

賢民避世勤耕織

烈女承恩繼史書

鄧騭托親辭避辱

班昭誠女欲全倫

九卷

詔出朝歌民政治

闔臨攝職國臣荒

強乘入朝辭孺主

埋輪當道劾奸臣

埋金貴德傾京市

切齒忠言喪佞臣

忠言觸佞含冤獄

德政清群致治平

十卷

貴盛一門貪愈恣

張與風威寒虜膽

李膺嚴肅振朝綱

誣忠擊黨冤埋獄

新刻劔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傳卷之一

東漢

按鑑平帝大臣姓王名恭字巨君大名元城人王曼之子也曼兄弟八人俱任公侯之位惟曼早死未封莽自幼孤伯叔王鳳王崇等撫養及長莽恭儉勤身經書博覽常好整飾衣冠人謂曰儒生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因元帝選其姑入宮得寵立為孝元太后故封莽為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名隆洽勝歷諸父至平帝即位莽生房門之、漢事叔大、盛兼以、哀、平、短、祥女姿容絕色貌質超羣進與平帝為妃遂加莽為皇丈太師安漢公兼領樞密院事由



是莽得專寵威勢日震國政朝綱悉握其內時莽生形
顏古怪氣象巉巖為人心奸性燥疾妬賢能長有窺圖
漢室之心後帝再加以九錫之封兇狂愈肆則平帝竟
遭其弑而篡奪位焉

後詩言王莽虛譽

周公恐懼流言且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
一生真偽有誰知

奸計圖王侵寶位

乙丑元始五年臘月八日平帝壽且文武百官各整朝衣
象笏肅俟午門之外待駕臨賀是日平帝登殿群臣班列

拜舞揚塵俯伏金階之下慶賀萬壽山呼禮畢左班倏有
一臣紫袍金帶象簡烏靴手捧金盃趨上金鑾跪于帝前
啟曰我主萬壽臣無稱觴之舉特具椒酌一盃以表君臣
之義願我王鑒臣微意帝聞奏視之乃皇丈王莽也帝思
此人昔有不平之意恐生毒害乃佯狂顛倒推醉不受莽
見帝離踴身奮起扯住龍袍以酒灌入其口半傾于身帝
不得已而飲之未半御身倒下龍床七孔皆流鮮血殿上
百官各各驚駭悉在勢下畏不敢言嗚呼平王之命不幸
墮于奸佞之毒手良可痛哉

總評

王莽不足論，獨怪殿上百官，竟束手以視，亦可恨，亦可憐。

忠言罵賊死金鑿

却說殿上百官見王莽將毒酒灌死平帝，無一人敢言，但呼惜而已。忽御屏風後閃出一人，身長八尺，面頰紫色，相貌堂堂，身穿盤龍袍，腰繫白玉帶，手持金簡，足履烏靴。乃皇叔劉登，見王莽將鴆酒灌死平帝，大罵：「讒賊漢家有何負汝？安敢逆天行事，殺戮吾君！」莽曰：「爾上祖奪取秦朝天，下享此數十年之榮，又且凌辱大臣，無端極甚。今天歸于我，汝何言哉！」劉登罵曰：「欺天反賊，不思漢土，以汝官高爵

極官貴難言今日忘其大恩弑身奪位天理不容言訖手

持金簡怒若雷霆向王莽便打忽傍邊閃出一將仗劍趕

來大罵無知賊子敢欺君越法若不斬首爲示恐難服衆

遂拔劍一砍登死于地謔衆將俱不敢言

吟恣十詩讚劉登

踴出金鑿勢莫當，昂昂志氣壓群芳。雖然身被奸雄挫，

罵賊聲名萬古揚。

總評

此君大不可少。

仗劍立階扶寇主

却說斬死皇叔劉登者乃殿前大將軍蘇獻也王莽大喜
曰將軍與我同心恢復天下官居極品與國同休而不敢
忘今日之盛德也獻聽之其喜不勝遂按劍立階而言曰
從今日之令如有不服者夷族滅身竭力匡扶者封侯拜
爵衆官聽罷一齊應聲願同佐護王莽曰傳國玉印不知
今在何處蘇獻曰孝元太后收藏王莽即令蘇獻與弟王
尋去取太后正在後宮不知弒君之事有宮女急入報曰
今王莽將鴆酒灌死帝王蘇獻殺死皇叔娘娘尚不知故
太后聞言大驚頓使魂飛氣絕悶死于地宮娥急救多時
方醒放聲大哭幾甦幾絕乃大罵賊臣我漢與汝素無冤

仇何故弒君奪位言罷復思此賊既殺吾君必來取印遂
抱往投澆花井死方將至井蘇獻王尋二人趕至截住呵
太后將印何往太后曰往前殿投獻王莽爾等何故攔當
蘇獻知太后詐言向前欲奪太后見其來奪思將玉印打
死此賊以報殺帝之冤遂輪起玉印望蘇獻便打被獻躲
開一響處中于太湖石上王尋近前來太后恐被其辱
急投井而死

按蘇獻字萬高宋州下邑人平帝初王莽保爲殿前大
將軍
提兵入禁斬嬌娥

却說蘇獻見太后自投井死，卽捧玉印于手，見損壞一角，以金鑲之。獻與王莽具說前事，王莽聽罷大怒，令弟王尋領三千羽林軍，搜入官中，將平帝家屬并八百嬌娥美女，盡行誅戮，有詩爲証：

有如春暮起狂風，花落殘英遍地紅。
殺氣衝開金鳳闕，昏雲閉盡廣寒宮。

總評

閱至此王莽卽粉身碎首，不足償美女之冤也。

假帝沽名圖社稷

却說王莽傳令，俱絕漢朝之室女，盡滅劉氏之宗枝。官中

老幼皇親國戚悉皆殺盡。王莽親自仗劍往于前殿，忽見一小兒走出視之，美貌端然，丰姿俊偉，隱隱君王之像，乃欣然抱之于懷，呼衆文武俱往前殿拜立新君。

按鑑小兒乃漢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子，年三歲，名曰孺子嬰也。平帝崩無嗣，王莽見其年幼，乃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廢爲安定公。

〔丙寅〕二月，王莽親抱子嬰坐于龍榻之上，衆百官文武拜伏金堦，山呼禮畢。蘇獻出班言曰：「今漢朝已罷，天下盡屬吾王，又將子嬰爲帝，爲何如？」王莽曰：「汝不知故。」劉氏宗枝奸心雄心事刻青至此未能悉滅，關外尚有王者甚多。今假立爲標，使劉氏來朝。

如到者即殺之不赴朝者以兵伐之學取周公且攝朝之規使不知吾反漢之策除却劉氏禍根免生後患衆皆然之遂立爲帝改年號居攝元年五月詔莽稱假皇帝丁卯二年莽依周書作大誥令人遍諭天下言平帝昏庸不堪重貴今已返位于孺子嬰也由是吏士攻義破之戊辰三年王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召蘇獻等人坐後殿共議即真之事莽曰漢室已傾吾假子嬰爲帝今枉受一虛名將何如耶獻曰我主威鳴海外聲震京都天下吏民悉皆畏服且子嬰乃漢朝枝葉不可久立爲君倘後養成威銳我王空費前心莫若乘盛滅之自取天下豈不

全乎王莽久有是意但未可自專今見蘇獻所發乃欣然答曰將軍所言甚當時十一月以居攝三年改爲新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之位定天下之號曰新加陞蘇獻爲大司馬兼領行省事御弟王尋爲大司徒兼領樞密院事王欽王邑爲左右大將軍王豐爲司天大監文武百官悉封贈訖各各謝恩而退

一按鑑子嬰在位詔莽稱假皇帝至是始即真天子之位故曰假帝三年

總評

玩假之一字亦是王莽真心發見處惜其不終耳雖然

即此空名亦不可少。

全忠硬節老風塵

是日王莽親迎漢臣龔勝至殿謂曰久聞太師負經緯之才故請爲太子師友可爲小心誨導開塞茅茨倘能立志于朝則泉下亦難忘矣龔勝淚下而言曰吾受漢皇重爵不能爲彼支持今國破君亡罪宜速死尚何圖顯替主而欲生哉王莽曰太師非不能忠今漢皇死者天歎然也太師若肯扶孤創業亦不失宰相之名以爲子孫相承之計今何苦執之耶言罷不由所願強入東宮卽令太子王禹侍聽講讀慢慢制服其心龔勝見逼不得已而入宮嗟吁

悶坐不就飲食遂餓十四日而死壽年七十有九太子王禹急至前殿報知王莽言太師龔勝不食自死王莽喟然嘆曰真良士也遂傳勅令葬東門之外是時清明之士又有紀遠薛方郇相唐林唐遵皆以明經飭行顯名于世莽聞其賢遣使召之紀遠郇相唐林唐遵卽請入朝莽宣至殿下山呼禮畢謂曰久聞卿等明智賢士未獲親覩今幸不棄而來吾之願也荅曰陛下聖德仁君臣等庸才淺薄不能明政決事以致主于優游乞陛下姑納爲用莽曰有是才則有是用卿等明經博覽特請爲太子侍讀何故謙耶言罷令人東宮四人謝恩卽入而去遂爲太子師友莽

○召○士○同○如○此○平

見薛方未至遣使安車以迎使者見薛方曰吾主王莽久
愛賢士渴想心垓今特遣吾車迎請賢士早赴慰彼之望
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
欲守箕山之節使者見不願遂回見王莽具說其言不強
致之詩讚云

細評賢士漢誠徵名節雙高世所稀視死鴻毛輕不易
清風猶邁首陽薇

總評

班固曰王貢之才過于龔勝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
不諒薛方近之此論蓋許龔薛而深惡唐林諸君也我

意亦然

乘威據職侵英主

已巳新建國元年春正月王莽登殿召衆文武議曰子嬰
原立今朕爲帝則有二君將何如耶蘇獻出班奏曰天下
國家不可二主且陛下新居寶位未見清政再與肩立竝
朝恐後爭鳴角勝百姓怨望依臣愚度陛下可滅子嬰而
取歸一統庶使萬民清樂四海宴平願陛下詳察莽曰子
嬰原朕立之若再復滅是不仁也獻曰陛下旣不忍滅可
廢之爲公職何如王莽准奏命蘇獻詣以後殿廢子嬰
爲安定公孝平皇后爲安定太后

假制施仁歛小民

却說漢承平舊之業。府庫充實。百官之富。群蠻賓服。天下
宴然。莽廢子嬰而盡得之。其心意猶未滿足。欲狹小漢家
制度。更爲疏濶。故召蘇獻問曰。朕聞古之帝王。有分土養
民之良法。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
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
八家各授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稅一。所以國給
民富。而頌聲興作。則刑措不用于世也。至若秦壞聖制。而
廢滅井田。則天下人民兼併而起。貪濫強者。規田以千數。
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

賦。罷癘咸出。而豪民各相侵陵。貧者無活。則借債。富者田
耕共分所取。富者被上逼稅。則侵陵劫奪。多取下租。上取
乎中。中取乎下。名爲三十稅一。實乃十而取五也。故富者
囊餘金玉。廩盛粟糧。肥馬輕裘。驕而淫肆。貧者衣無足體。
食缺充餐。不厭糟糠。窮而奸盜。當此之時。民俱陷于無辜。
則刑用而不錯也。今朕欲更名天下之田。曰王田。奴婢曰
私屬。貧者不得賣。富者不得買。其男口不盈于八。而過田
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使民者得食。王者得安。卿意若何。
蘇獻曰。陛下之仁。勝于文武。無一不當。今若除舊虐政。而
復古禮。則天下不日而化也。尚何言哉。王莽大喜。遂傳旨

東漢漢書 卷一
周諭天下隣里，鄉黨敢有不遵，非井田聖制者，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於是萬民歛怨，士卒苦勞。

總評

井田良法也，王莽行之，適足以亂天下耳。

三諫不從，應至敗。

辛未三年，王莽自廢子嬰之後，恃有府庫之富，欲立威武，驅服匈奴。是日設朝文武百官，揚塵拜畢，莽即傳旨，令孫惠等十二將率兵攻伐匈奴。嚴尤急出諫曰：「陛下不可輕敵，匈奴爲害，所從來人矣。未聞上世之君有必征之者，後世三家周秦漢率兵征之，曾無得勝于上策者也。周得中

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下寨。宣王命將征之，全獲大勝，盡境而歸。其視玁狁之侵，譬猶民蠶蝨滅之於一指之易而不勞力。故天下咸稱宣王之威，是爲中策。至若漢武帝時，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所以兵連禍結三十餘年。則中國消磨疲敝日甚。後匈奴犯界，武帝起兵破之，殺其將士一半。平定邊疆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北築長城，延袤萬里，于渭南起建阿房宮，高數十丈，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并填海修嶺等事，疆境旣全，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終不能保，是爲無策。今我王卽位，天

下未安。且值年歲凶荒，人民飢饉，北邊兵馬精壯，臣甚憂之。願王思察，莽不從言，率兵前進，以孫惠為先鋒，王尋為元帥，王邑、王欽為左右使。是日點起大軍五萬，各披重掛，分道竝出，金戈耀日，赤幟遮天，行經數日，至邊下寨，却說匈奴單于主，聽知莽兵臨界，急引十萬大軍至邊迎敵，兩軍對陣，孫惠出馬，頭頂白銀盔，身穿鎖子甲，手提黃龍鎗，坐下烏錐馬，大喝一聲，叫鞞奴決戰。匈奴單于聞言大怒，急提方天戟，跨上追風馬，立于陣前，罵曰：弑君賊子，安敢大言！昔漢帝時，兵強將勇，尚有畏吾之心，年年遣使進貢，汝主莽賊，侵奪劉氏江山，殘虐天下百姓，今反敢率兵與

○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令人慨嘆

○罵○得○是○表○伙○

吾爭戰三合，捉汝以雪平帝之冤。孫惠曰：鞞賊奴不識英雄好漢，早下馬降，庶留殘命。言罷，兩邊擺開陣勢，金鼓齊鳴，角聲响處，戰馬嘶風，二人交鋒，共鬪十合，孫惠敗走，單于趕殺王邑，王欽出馬來攻，二人戰無兩合，飛走回陣。單于率兵追趕，混殺一陣，王兵大敗，各逃躲閃，匈奴收兵進入中原安下，却說王尋等走至一山坡，收點殘兵，傷折一半，暫屯安歇。尋謂眾曰：頗奈鞞鞞輸吾一陣，又入中原境界，將如之何？孫惠曰：元帥少憂，匈奴雖得一勝，則無遠智深謀，吾等今夜趁其未備，可去偷劫營寨，必然破之。王尋大喜，至夜二更，即令孫惠等分軍五隊，按轡潛行至寨

周迴一遍見其都已睡濃砲响一聲四門齊入喊呼震地
 叫殺連天驚起匈奴昏濛黑蔽不識東西單于荒忙上馬
 引軍望北殺出被孫惠截住兩馬相交共戰十合單于回
 東奔走又遇王尋攔路約戰三合被單于撞出陣去王尋
 勦掠其後一齊赶上混殺匈奴大敗遍野伏屍山積滿坡
生賊臣之害可勝言哉
 血漲河流怨氣漫天號悲鬼泣王尋將軍安寨頓歇却說
 匈奴單于走至雁門關屯札殘兵敗卒不上千數之餘十
 萬軍來俱被傷折至次日回胡整集匈奴二十餘萬復入
 北塞擾亂中原殺牛奪馬虜掠生民王尋等知匈奴復整
 軍至懼怯勢大難敵急班回朝而去有詩為証

奸雄恃富欲威名惹動兵戈角勝爭北野空虛堆暴骨
 中原擾亂歛民生也知勢弱難驅大始信匈奴狂未可輕
 負殺當時三諫策今朝纔把智愚評

總評

嚴尤之見大是惜莽不聽使中國之民流為盜賊而莽
 亦以凶天耶人耶
 千金和議可為癡

却說王尋等回至長安入朝見帝奏曰臣領陛下勅旨北
 伐匈奴不意其兵勢大人馬精強五萬軍兵被其傷折一
 半後臣夜往劫寨苟得一勝今匈奴又聚大軍二十餘萬

已入中原境界劫掠財物殺害生民臣等兵微將寡不能
抵敵故此大敗而回乞我王急將何治王莽聞奏大驚惶
惶無措乃長聲歎曰不聽嚴軍師之言今日果有懊惱嚴
尤復進奏曰陛下勿憂臣有一計可退匈奴莽曰卿何高
謀早為寡人釋悶尤曰自古匈奴志在財幣陛下廣將金
帛遣使議和免使黎民在遭塗炭莽聞大喜即將黃金千
兩段絹百車遣司天太監王豐賫旨講和王豐領旨即日
出朝上馬前行至北邊塞令人報知匈奴單于出馬問曰
汝來何幹豐曰吾主王莽聞君入界故遣賫旨解送黃金
千兩段匹百車特來和貢大王免使生民受害軍卒苦勞

乞大王海量恕納微意單于聞言大喜即將金帛收下罷
甲收兵而去却說王豐講和匈奴即日回朝跟兵護卒唱
凱謳歌入朝見莽奏凱兵事王莽大喜急令光祿排筵宴
勞王豐重加金帛酬謝勞苦有詩為証

北邊數載感堯風

遍野黎民鼓腹中

王莽欲鳴威塞險

反將財幣去和戎

肆兇王莽人民怨

却說王莽和議匈奴之後愈加暴肆作威苛法復興軍民
殘虐四月征夏稅八月起秋糧獄訟不決侵刻小民富者
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劇而枯旱蟲蝗飢饉日熾於是

東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諸處並起為盜。荊州新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綠林，多者十數萬，少者七八千，擾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十二月，王莽召眾臣問曰：「朕自登基之後，未見刻寧，但聞群奸乘釁，旱澇不均，四時失序，民皆怨望，何也？」司天監王豐出班奏曰：「陛下欲安天下，可備香燭，拜禱于南郊之外，懺雪罪過，自然風調雨順。」黎庶咸安。莽准奏，傳旨著弟王欽監軍立造。王欽領旨，即往南郊建起高壇三層，每層高一丈九尺。按四時九曜星辰於上，宰三牲取血，按天地人三才，列金木水火土於五方，東方甲乙木，列一百二十人，穿青袍青甲青馬青鞍，按

鞍，按紅旗，北方壬癸水，列一百二十八人，穿黑袍黑甲黑馬黑鞍，按黑旗，中央戊己土，列一百二十人，穿黃袍黃甲黃馬黃鞍，按黃旗，壇左二十五人，壇右二十五人，是日文武百官各各擁護王莽至郊，扶莽上壇，王莽端正平天冠，身掛袞龍袍，腰繫白玉帶，足踏無憂履，手執白玉圭，立於中壇，正視乾宮，禱曰：「莽承天命，撫職山河，遭此旱歉之年，賊風競起，願天早賜太平，救拔萬民生命，祝罷，望北而拜，忽御林軍中一人躍馬飛出，高聲大罵：『不殺反漢之賊，天！』下何時太平，遂於飛魚袋取出射鵰弓，搭上雕翎箭，大喝一聲：『反賊看箭！』絃响處，射中王莽倒於地下，眾臣急救。

未知性命若何，有詩為証。

欲把金戈挽落揮。

軍前大喝展雄威。

雕翎一箭傷王莽。

驚殺群奸不敢依。

按放箭者姓蘇名成字伯和，祖居長安。乃蘇武之後，乃上界計都星也。原任左衛將軍之職，後光武封為鎮國上將軍，曲臨侯。

叛國蘇成將卒驚

却諒蘇成射王莽一箭中平天冠，不致其命。武士拿下推出斬首。莽聽言反漢，天下不寧之事無言可答。成笑謂莽曰：汝好有福，予命反遭汝手。莽笑曰：匹夫小寇，吾賜黃旗

一面，御筆親書奉勅叛國降漢。蘇成八字與汝再賜白馬

一疋，放汝出叫看有從否。蘇成得令拍鞍上馬，手執叛國

黃旗，直奔御林軍中，高叫王莽今日賜我黃旗一面，御筆

親書八字於上，着吾叛國。今南陽見有漢室明君，汝眾等

敢叛莽興漢者，跟吾同去。懼怯莽賊休來。眾軍聞成之言

叫從叛者大半。蘇獻見軍中意變急奏王莽言軍中一變

後恐難服，可急斬成爲示。以嚴旨令帝曰：吾昔着其自叛

不可復拿，言訖罷壇。眾文武簇駕回朝，各散而退。至次日

王莽設朝，忽一人急趨上殿，報曰：正陽門外眾民大喊一

聲，見一大禽飛下，立高丈餘，諸鳥遮護，請陛下觀是何物。

王莽聞說卽引文武百官直出正陽門外視之果見禽高
壯大紅嘴人眼口呌殺聲諸鳥隨從蘇獻奏曰此禽非凡
乃靈鳥鳳凰也聖人云國家將興必有預祥文王時鳴于
岐山故生文王乃賢聖之君能立周朝八百載之基今我
王新創帝業遇此祥瑞之物亦如是也莽聞大喜復有欽
天監王豐奏曰此乃上天雄鳳又如鸞鷲觀其殺伐之聲
定主刀兵旱澇帝曰若此將何治之獻曰無妨可用三般
物祭之則見凶兆帝曰用何三物獻曰可用人頭水穀觀
其所食何物若食人頭則主刀兵競起若食水穀則主旱
澇飢荒帝聞奏傳旨令殺小軍取頭及水穀等物於此待

吾親祭王豐急奏曰陛下不可此君亦通今天下未寧百姓怨望之
甚若再殺人取首是不仁也但可以粉假作何用實首而
歛怨哉帝准奏令將三物列于門外設罷其禽卽下先食
其穀次食其水後食人頭食訖卽飛而起此禽更妙向王莽頭上以
翼一打御林軍見忙將皂蓋遮護其禽卽望東南上奔飛
而去王莽見其禽翼打頭心甚疑慮卽罷入朝急宣文武
商議恐生不測之患市上小兒謠言可更天鳳元年衆民
皆言鳳凰來至遂號天鳳三年司天監王豐復出奏曰臣
昨夜觀星象見天星交雜紫微光曜後引二十八宿四聖
九耀諸星俱臨北闕與我爭取天下帝曰今在何方豐曰

見在東南方雙女宮下王莽復問豐曰若此之異漢帝生在何方豐曰上臨雙女宮應臨楚地今屬唐鄧州是也依此斷决

已生南陽地界矣蘇獻出班奏曰此無妨碍今天下已非漢世之景尚何憂哉既有妖星犯闕臣能治之莽曰卿何

能治獻曰可效秦始皇御駕遊厭自然不應王莽准奏遂令姓王者三千姓蘇者八百同陰陽官引五千軍馬於東

南方紫微應曜並二十八宿跟護之處御駕親厭王豐聞言急出奏曰陛下不可堯天之年尚有旱澇之災我王但

可施仁設政省刑薄稅自然反禍為福且星乃天之靈氣照曜四方人豈能厭之哉言未訖忽御弟王尋飛出奏曰

王豐說者大迂蘇獻奏者尤謬國之根本誠在于民民為安民圖治原在用人如如是如是邦本本固邦寧天既生大難人莫能逃陛下若欲安民莫

先急于圖治今四方擾亂賊盜競起可傳勅旨遍曉各州郡縣開下文武科場招選天下賢士鎮守諸邦縱有紫微

生降二十八宿擁護不能興創而立也願陛下詳察王莽聞奏大喜謂曰卿言極當即傳旨頒詔令百官遍曉天下

再將黃榜令掛胡陽城內人烟集處眾將領旨是日將榜掛訖忽一老人躍馬如飛前來看榜

按老人姓劉名良字次伯為王莽篡國將劉氏家屬老幼人等盡行除滅逝者皆異其姓良乃漢景帝之後人

哭投白水村下後改姓金

却說劉良見王莽榜招賢士不覺淚下大哭而回至白水村下馬坐于草堂之上大罵王莽而哭曰恨我漢家無主創業復仇時二姪劉續劉仲聞叔于草堂之上哭嘆二人忙出問曰叔父為何泣歎良曰同奈反賊王莽滅吾漢室宗枝又將榜文張掛胡陽招納天下賢士吾今日往視恨不能殺賊以恢漢業故有是泣續仲荅曰姪等二人可嗣奇漢否良曰汝等只好為臣無帝王之福言訖見一人于庄外直履草堂而來見老人與續仲等各施禮畢良曰汝何姓名荅曰吾乃漢祖九世孫出自景帝長沙定王劉發之

後劉欽之子名秀字文叔九歲時為王莽反漢令奸賊蘇獻領軍搜捉滅吾宗室逼秀父母俱投井死秀獨奔逃昏迷去路是禱祝穹蒼將腰間玉環擲于地下得一黑鴉引路遂得至此續仲聞說謂秀曰吾乃汝兄劉續劉仲是也三人抱頭大哭劉良見其龍顏鳳準燕頤虎威有若君王之像心下微微暗喜乃謂秀曰吾恨漢無人矣豈料尚存汝哉遂納續仲秀三人為子改姓曰金長曰金續次曰金仲幼曰金和居隱白水為農

按鑑續仲二人乃上界左輔右弼星也後死光武勅贈秀自隱居農業常有紅光罩體紫霧遮身相士曾言異日

東漢演義評 卷一 一
必有九五之君，村中自秀居後，田豐五穀，麥秀兩岐，南陽
境內連年荒旱，餓死人民屍橫遍野，惟有白水村中田禾
豐稔，一年有兩歲之糧。時光武年二十二歲，見叔父劉良
有不樂之意，問曰：叔父爲何朝夕憂悶？良曰：我前者去胡
陽城見莽賊出黃榜，選納英才，使吾有不悅之意。和曰：是
何言也？此國家之正理。聖人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何故
憂之？良曰：國家之恨未報，社稷之仇未復，故吾憂之。言未
已，忽有一人于門外直履艸堂上來，乃南陽新野之人，姓
鄧名辰，字韋卿。父爲江夏太守，乃秀之姐夫，劉元之夫也。
入見文叔等禮畢，良問曰：來者何意？辰曰：實不相瞞，奈小

庄今歲旱死禾苗，缺乏糧食，特來公處求借。應濟即奉銀
還。良見說急，令家人裝上三車，與辰回用。文叔曰：別後多
年未遭一會，吾與姐夫同往探取吾姐，以叙姊妹之情。二
人遂行至辰庄，上下馬請入堂中，與姐劉元各施禮畢，辰
令置酒款待。文叔三人同飲，元姐倏覺淚下，謂文叔曰：父
母被賊逼投井死，侵吾漢室江山，今尚不報，更待何時？文
叔曰：弟久有此意，奈身居一農耳，焉能爲事？姐曰：太祖高
皇亦事農業，何能興立漢室？文叔曰：太祖有蕭何、張良、韓
信，世稱三傑，神机莫測，妙算有餘，故能創成大事。弟今欲
行，奈無三傑扶治，豈能獨立而成哉？辰曰：天旣賦以如是

之人必有賢士護佐。何患無乎。文叔曰。今天下軍兵悉歸王莽。吾等兄弟孤身力寡。豈能與彼爭耶。辰曰。不足爲慮。吾舉一人。胸涵豹畧。腹蘊神机。真乃典劉滅賊之士。覩王莽如糞土。視蘇獻若嬰孩。若得其至。則天下易同反掌矣。有詩爲証。

早年韜畧飽胸中。筆下能施造化工。妙策還能輸呂望。雄機端可敵黃公。星辰玩列知衰咎。卦象粧成判吉凶。願得熊羆飛預兆。定教三箭立元功。

摠評

君臣遇合自有奇緣。

鄧辰薦傑扶新主

文叔聽言大喜。問曰。何如人也。辰曰。遭漢大亂。隱名避世。但知吾同姓。未知其何名也。二人遂乘騎而行。至其庄門下馬。却說其仙長正于草堂之上。讀取周易。向瓶內取出香艸四十九根。于爐烟內薰過。卽叩齒三通。遂象一卦。以得乾宮三爻。復分而象之。又得一乾。乃驚而言曰。適纔紅光罩日。紫氣貫天。今又占得一乾。依此斷決。必有君王臨降。筮畢。乃作一歌而歎曰。

天下惶惶兮。百姓倒懸。王莽篡國兮。理位尊權。漢室中興兮。真人出現。撥亂反正兮。須筭來年。

却說文叔鄧辰二人于柴扉之外，覩見草堂之上，有一仙長，身長八尺，童顏鶴髮，穿一領綠藍衫，束一條青絲條，正於堂上焚香筮卜。文叔熟視堂堂異貌，隱隱奇才，喜不自勝。謂辰曰：觀此人智不亞于韓信，机不減于張良，真乃興劉滅寇之士。言訖，二人遂入參見，有詩為証。

高蹈渾忘寵辱心，故將名避隱山林。天教龍虎風雲會，再整瑤琴續好音。

按鑑：鄧禹乃上界角木蛟二十八宿班頭也。

却說仙長姓鄧，名禹，字仲華，南陽宛城人也。見文叔鄧辰二人至，忙整衣冠，出接邀入艸堂，各施禮畢。禹問文叔曰：

光武起兵，春陵寔李通兄弟，後來鄧禹杖策驅之，曾與兄長安同窓，別後修經數載，之餘未能一會。今幸書

追及文叔，此又為鄧辰嚴光何也。降，非天緣乎？各叙間別之情。文叔曰：弟此來非為別故，漢

室江山被莽寇新奪，弟欲恢復以報先帝之冤，奈無賢士興佐，不能成事。特來相謁，尊兄匡護弟，倘能苟復先業，須斷環以相報矣。禹曰：弟乃一涼薄之士，不堪重責。兄既欲為弟舉一人，立成大事。文叔曰：可似兄乎？禹曰：乃弟之師也。比禹高之十倍。通六壬會兵法，達龍虎豹韜，書胸藏兕谷之謀，腹蘊大公之策。若得此人，不過半載之多，可興漢室。文叔曰：何方人氏？禹曰：會稽餘姚人也。姓嚴，名光，表字子陵。因天下混亂，隱名遯迹，不聞見于世也。文叔聽言，謂

東漢書卷一
外一
三十一
曰此人曾與吾交今幸存寓于此遂令鄧辰先回二人上馬前往穿從山過行至一村見其景致甚美乃嘆曰真乃神仙所居之地支叔二人策騎行至艸菴前下馬遶屋游玩見其清幽條暢塵上不沾水自竹溪流瑟瑟風從松嶺吹簞盼不盡江山之錦綵遊不到野外之嬌嬈二人玩罷轉過紫扉之側忽聽琴聲韻美真個動人有詩爲証

一室清幽書掩扉寶爐風細篆烟微客來爲問人間事除却琴聲總不知

光武求賢會故人

却說仙長見文叔仲華二人至卽罷琴整冠出迓笑謂二

人曰吾昨夜觀帝星朗朗下照孤村今日纔將午候果有是兆急令道童淨掃室堂迎接御駕三人挽手並行至聽不各施禮畢文叔見其動止威儀言談異巧喜不自勝暗思今日之會天假良緣使吾得遇賢士漢室江山從此可定子陵遂邀文叔鄧禹入於艸堂之上依序而坐子陵曰自與公子相游別後常懷尊炙未暇一會今蒙屈賁頓使蓬畢生輝文叔曰故人久別今幸重遇誠乃天緣也豈尋常哉有胡曾詩云

七里灘清映石層九天星像感嚴陵釣魚臺上無絲竹不是高人孰可登

嚴光卦卜知真主

三人各叙間別之情。子陵問禹曰：文叔此來，有何意也？禹曰：特求吾師處，求發一課，問取興復漢室之事。命運若何？子陵曰：吾尚記得文叔八字，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細將八字推筭，謂文叔曰：真帝王之命也。二十一歲小旺，至三十歲上大旺，富貴不小。依此命決，則三年之內，大成發跡。秀曰：先可爲何？子陵曰：先臣後君。若依愚見，今王莽間下文武選場，招賢納士，公子可往一試。倘獲納用，以待時運將至，一舉而恢復之，何難之有？文叔曰：先生言者是也。柰予一身單寡，無所倚靠，恐有一失，如之柰何？子陵曰：

五弟仲華，跟助主公同去，庶保無事。禹曰：弟願隨往，請勿憂慮。言未畢，見一人徑入堂來，生得身材短小，形貌非常。姓嚴名奇，山中村人，原與子陵同姓，拜爲兄弟。至堂與衆各施禮畢，謂子陵曰：今聞長安試武，弟欲赴選，特來哥處求發一課，看取吉凶。若何？子陵遂發一課，見爻象大凶，謂奇曰：作課不祥，勿宜輕往，依此課決斷，若去必恐傷命。奇不信，言遂辭而去。文叔曰：柰何無伴侶，何能獨行？子陵見說，遂再發一課，見爻象甚吉，大喜曰：主公合當發跡也。依此爻判，卽有同伴言未訖，果見二人自外而來，未知是誰。

王莽科場選俊英

却說二人入奔堂上，望子陵卽拜禮畢，見文叔問曰：此賢士何人？子陵曰：主公劉文叔也。二人卽與施禮。文叔問曰：二公尊姓？答曰：吾等馮異、王霸是也。三人共話君臣之義。此○時○使○有○君○臣○之○義○矣文叔大喜。

按鑑：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也。乃上界箕水豹。後光武封爲征西大將軍、武津侯、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也。乃上界鬼金羊。後光武封爲上谷太守、淮陽侯。

時天色已晚，子陵謂文叔曰：今夜天氣清朗，吾與主公同玩星斗。文叔卽隨。是夜君臣五人向上子陵釣魚之臺各立方位。子陵指示紫微帝星，言與文叔後有二十八宿跟

護。文叔曰：吾往長安而去，則此星若何如耶？子陵曰：主公若去，衆星亦護同往，豈有拋離也哉？文叔曰：恐生不測，將何爲治？子陵曰：無妨。主公旣疑，可厭此星而去。言訖，令將水盆於前，乃披頭仗劍，望天密念。衆人並不知所道何事。此○術○可○以○驚○人○須臾只見一星落于盆中，各誇其有神異。至次日天曉，四人拜別子陵，往奔長安。子陵謂文叔曰：吾與主公取過一名去。文叔曰：何名？子陵曰：可名光武。

按鑑：謚法云：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話別四人上馬登程，行經數日，至長安投下歇店，遂往街上閑遊。至午門前，見衆人各齊預立。光武頓有不忿之心。○黃○雄○氣○

乃言曰他時若遂風雲志破莽重教漢室興言訖以手指于午門之上道好道好有日冤仇必報鄧禹等三人聞言大驚急推光武于後僻處去禹曰主公是何大言馮異王霸二人恐其惹出事來各自退避禹同光武又往東街遊戲見一人威儀壯凜搖擺過街問禹曰此乃何人也或人言是王莽丞相蘇獻也文叔聽言蘇獻頓然怒起思此賊當時逼吾父母雙投井死今日撞遇于此奮拔寶劍趕上殺之以雪父母之冤鄧禹急忙挽住謂曰主公何得顛乎若惹出事來吾等都難救護不記臨行之時師傅囑付言語教主公依聽方可成事鄧禹即將貝語呈獻文叔囑歌

曰

當殺不殺當射不射殺之有損射之有危

光武讀罷大喜謂禹曰誠哉此言若非公等相勸吾禍必有二人遂回歇店其街市人冗相撞混散兩離禹等三人不見文叔急上街尋正行之間忽一隊人過都言午門外道好箇漢子被獻斬了禹等三人大驚謂曰若主公遭難吾等當往急救各相仗劍奔往法場而去行至將近果見斬首于地說殺三人低頭無語乃嘆曰可惜英雄智王挫于反寇之手有詩嘆曰

天邊雲暗紫微星可惜英雄一旦傾辜負釣魚臺上客

倚闌空望漢重興

却說鄧禹馮異王霸三人見斬首于地復近熟視乃嚴光
○大○古○可○之弟嚴竒也三人回悲作喜卽還旅歇見文叔醉倒于店
方纔睡覺起榻而坐問曰王公何來文叔曰吾於街上遇
舊友人請飲數杯是醉臥于此方纔醒起禹曰吾等被王
公一驚文叔曰爲何驚也禹曰人言王公被蘇獻所害吾
三人仗劍急往法場相救見被殺者乃師父之弟嚴竒吾
等方樂意而回文叔曰師父真乃神人也當時此人求課
師父不許其來今日果遭非命言未訖忽聞街上武上人
等道來日南門外教場演試却說王莽傳旨令軍士開教

親臨演試衆卒領命急往南門講武殿上高結綵亭四圍
紅索解斷許百姓繩外觀看是日王莽駕臨坐于綵亭殿
上文武衆官班列兩傍莽卽傳旨着天下英雄壯士俱入
演試却說文叔君臣四人同至教場門外見軍士肅整各
執兵从侍立兩傍馮異王霸曰吾二人先進看其事體若
何王公姑于是看言訖二人遂從左墜門進忽遇三人同
入問曰三位賢士何姓荅曰吾等李忠王梁方修是也敢
問二公何姓異曰吾等馮異王霸是也

按鑑李忠字仲都東萊黃縣人也乃上界星日馬後光
武封豫章太守中水侯王梁字君蘇西川人也乃上界

昂日雉後光武封為河南尹阜城侯方修字君遊扶風茂陵人也乃上界張月鹿後光武封為引駕大將軍成事侯

五人話訖同至講武殿下請試帝令五人于場上各獻武

藝先施弓弩後擲鎗刀五人演訖各中納用節令上葵花

亭赴宴時文叔于外見五人俱中頓起大怒思言莽賊奪

吾漢室江山享此榮貴不如射死以雪先仇遂搭箭奮射

不覺氣烈猛加雕弓拽折驚殺文武眾臣心寒膽戰帝見

大怒急令金瓜武士拏下問曰汝何人氏安敢欺君越法故討死乎文叔曰吾乃南陽人也姓金名和特來投軍赴

選有何欺君帝令推出斬首時右丞相竇融急出奏曰陛

下不可臣恐斬訖此人門外未試武士不敢進演雖有益

世英雄勿納為用有何妨焉乞陛下姑恕其罪帝准奏令

軍卒趕出教場之外再勿容進忽又四人直入名曰邳彤

景丹蓋延堅譚王莽俱納為用

按鑑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也乃上界西斗星後光

武封為大司空安豐侯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乃上界

靈火蛇後光武封為太常卿靈壽侯景丹字尉卿溧陽

人也乃上界女土蝠後光武封為驃騎大將軍潁川侯

蓋延字周卿漢陽人也乃上界虛日鼠後光武封為虎

牙大將軍安平侯堅譚字子伋潁川襄城人也乃上界危月燕後光武封為鎮殿大將軍棘陽侯

選畢又見一人身長九尺面如紫玉目若朗星從左翼門進直奔絳山殿下帝問曰汝何人氏對曰吾乃棘陽人也姓岑名彭字君然聞陛下招納賢士故來投選

按岑彭乃上界尾火虎後光武封為征西大將軍武陽侯

帝聞令選硬弓三張與彭扯拽後射朶心岑彭欣然起拽硬弓連斷二把再拽第三張見其頗硬乃言曰此弓畧可為用遂奮身兜起連發三矢俱中紅心帝大喜曰真將軍

也耳即封彭為武舉狀元近臣奏曰陛下少止門外武士未

赴選者還多恐有高才雄畧不服居後可再令搦走一遭言未訖忽葵花亭上一將名景丹見岑彭得中武舉第一頓有不忿之心踴上教場大叫曰誰敢奪吾狀元帝見爭講令其比試二人聽旨披掛上馬岑彭絳袍朱甲赤馬紅纓使偃月大刀景丹青袍短甲白馬青纓使丈二長鎗二人約戰數合被岑彭展起金標搦景丹于馬下帝見彭勝問曰卿此兵器何名彭曰此乃將軍之暗器名金標也帝聞再封彭為西手將軍彭謝恩起忽蓋延出曰吾與汝一決二人上馬亦開數合被岑彭一鞭打于馬下堅譚見延

東漢漢書 卷一
敗亦出與戰，未經數合，被岑彭一箭射中落地而走。帝喜謂岑彭曰：武狀元定矣。蘇獻奏曰：還恐有未試者。再令彭走一遭，方纔可定。言未訖，見衆人內閃出一大漢，身長九尺五寸，面如活蠅鬚，若鋼釘，大喝一聲：言狀元留待我來。何人敢占？未知是誰，有詩爲証。

濟濟英才赴選場，人人爭奪狀元郎。雖然未許人攀折，今古男兒當自強。

王莽選材噴武配

帝見其人勇烈，宣至殿下，問曰：汝何人？氏荅曰：吾乃南陽胡陽人也，姓馬，名武，字子張，久已立待，未蒙選，願見陛下。

封小將爲狀元，願與畧決輸贏。

按鑑馬武乃上界奎水狼，後光武封爲捕虜大將軍。虛侯。

帝准言，令二人比試。馬武欣然而起，卽穿青錦袍，青龍鎧，跨上青驄馬，提起青龍刀，躍出教場，大叫：岑彭敢與吾決戰否？二人交鋒，共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帝見二將勢勇，並驅無一高下，乃叫曰：二將暫止。二人遂下馬，至殿前。帝謂武曰：狀元定於岑彭，封汝爲觀榜。馬武聞言，心不甘服。復進曰：小臣之才不在岑彭之下，岑彭之才不在小臣之上。此狀元當與小臣，陛下何苦賜與岑彭？願乞再試，可決。

輸贏帝准言令其再試道罷二人齊拍上馬闖至五十合
 馬武佯敗詐走岑彭赶上馬武提起紅綿套索將岑彭一
 挽彭見接住其索奮力拖扯力並無一折動兩下厮拒多
 時不分勝負忽葵花亭上一人言曰吾與此二人解戰遂
 張弓搭箭望其套索一箭射到兩斷閃二人落于馬下

按鑑放箭者乃上界第二星宿亢金龍姓吳名漢字子
 顏後光武封為大司馬廣平侯

一人復欲上馬帝急止之曰狀元定矣不必再爭武曰臣
 不城於岑彭豈肯屈居其下帝曰論汝武藝可與並肩但
 貌不及於岑彭固如是也何苦競乎馬武曰陛下但言武

竟

便

然今更甚

夏選試並非以相貌取人早知如此吾致死亦不來也帝
 怒令趕出教場而去時光武在傍見趕馬武出徐徐後從
 至午門前馬武怒而言曰大丈夫當棄暗投明揚清于後
 豈枉名而事賊寇言訖書下反歌于壁而去光武跟至柳
 陰之下細將實情訴與馬武馬武大喜曰今日漢家有主
 吾屈志可伸遂請文叔受拜禮畢武曰主公且回不可久
 停於此恐事露難以展施臣他日再會共決謀事二人遂
 別各回却說王莽車駕還朝至宣聖廟前見十數個書生
 伏呼萬歲帝問曰汝等有何事言荅曰臣等於太學中見
 一後生困臥榻上有金龍護體紫霧遮身不知是何怪異

請陛下視之。帝聞奏大喜，遂下車仗劍步入廟中。果有一
龍見宣廟者，乃劉秀。莽悞得王禹海義，欲以見秀之福。
年少後生，遊戲講堂之上。望見帝來，慌忙欲走。王莽急趨
扯住，謂曰：汝勿驚懼，吾與到殿為君。却說其後生，乃王莽
之子王禹，自幼分出東宮，離久至長，貌異不識。王莽見書
生奏言金龍之現，恐是劉族復生真命，故欲立其為帝。慢
圖滅之，以絕後患。遂引眾文武百官回朝，至殿安排香燭，
更立新君。忽一人忙上金鑾，奏曰：午門壁上有人書下反
歌一十四句，請我王聖鑒。帝聞奏，急往觀之。果然其歌曰：
胸中萬丈虹霓吐，志男兒愁萬縷。腹懷惠子五車書，
十年費盡青燈苦。誰知天下悞儒風，一旦棄文身就武。

吾心勤意學六韜，千里長安來應舉。指憑一躍上青雲，
富貴功名談咲取。莽賊白眼慢賢人，為嫌醜陋將吾逐。
此間無處可容身，手提長劍歸真主。
後寫南陽胡陽縣馬武謹題。自後有人題者亦多，不似此
人膽大和姓名書下。王莽讀歌大怒，急令蘇獻出街捕獲。
蘇獻領旨徑往歇店搜尋，不見其人，奔往何去。即拿店主
來問。帝曰：醜漢馬武，停歇汝家，今在何處？店主答曰：早從
出外，至今未回。小人不知何往。帝聽其不見，遂放回。歸復
還前殿呼出後生，為帝。後生曰：陛下何言？帝曰：太學院書
生都言汝有金龍護體，紫霧遮身，乃真命天子。是立汝為

君何得推說後生笑曰父王錯矣臣乃東宮太子王禹父
父、子、不、相、識、大、奇、大、奇、
 王豈遺識臣哉王莽聽言熟視其貌果然乃大笑曰吾見
 果有帝王之分群臣曰乃東窗之下一人姓劉名秀字文
 叔從南陽而來投赴舉者言曾教場拖折官弓假說姓名
 金和曾於太學讀書見形異者即其人也帝曰卿不早言
 急令蘇獻領軍往太學搜捉將四圍城門閉上令軍卒各
 巷巡察再傳旨遍曉百姓如有隱藏妖人劉秀并醜漢馬
 武者滿門誅戮有拿獲獻上者萬戶封侯城中百姓悉皆
 諭訖却說光武早離太學往投集賢館明林巷裡住宿倏
 知王莽出榜曉諭閉城使捉驚得惶惶無措但見巡軍若

虎哨馬如飛當日天晚急出逃躲見一堵高牆以手攀住
 踢身一躍跳入其內視之乃花園也即喜曰此處可暫安
 身以待天明再作區處至夜深人靜忽一皓首官長步入
 花前列案對月燒香光武恐使知覺慌忙欲躲被其望見
此、為、不、小、
 拿住問曰汝何人氏焉敢夜入吾園盜竊物件言訖扯上
 花亭而去

崔亭揭榜獻蘇雄

却說光武被官長拿至花亭之上勘問來因光武細將實
 情告訴官長聽說倏覺雙眸淚下言曰我道漢已無人矣
 今幸遇汝可復先王之耻文叔曰官長何故出此言也答

曰吾乃漢室劉唐為王莽篡國滅我宗枝故改姓陳權受太常卿之職汝父劉欽乃吾兄也文叔聽說急請叔父受禮各叙話畢唐曰汝且權入吾府停歇數日待其寧息再作區處二人話間被本家厨子崔亭曉覺急至街上揭榜奔投蘇獻請賞蘇獻聞言大喜即上金鑾奏知王莽莽聞傳旨着蘇獻領軍二百往劉唐府內搜捉蘇獻領旨即至唐府圍捕唐知事發急出問曰丞相何意獻曰汝家奴僕崔亭出首道汝隱藏妖人劉秀天子傳令着吾搜捉汝急獻出免致禍臨唐曰既有是事請司馬任搜蘇獻令軍遍室尋捉並無踪影再令搜入後園光武正于花亭觀望見

其軍來忙向後牆爬走被二人赶上拿住推入後巷無人處去假捏劉秀化作金龍脫走大叫衆軍急趕光武回頭視之乃馮異王霸用計救出此名曰虎離山之計有詩為証

鳳出丹山暫失梧頻遭野鳥笑身孤天教幸際風雲會騰踏飛黃快去途

總評

孰謂漢無人哉

蘇獻百端護烈士

却說馮異王霸二人救出光武復回本帳蘇獻喚出問曰

汝等拿住劉秀，今在何處？二人答曰：吾等追至欲捉被他化作妖鬼，咬脫走去，不能復趕。獻曰：吾親見汝等拿住，故欺君賣放，妄捏妖邪，宜得何罪？明日奏帝，斬汝為示。言罷，回車而去。却說光武得馮異王霸救脫，急奔十字街走。忽見一人，天相吉人想應如此近抱住道：主公休慌，小臣特來相救。光武視之，乃友人竇融也。言罷，邀入府中，各施禮畢。

按鑑寶融原與光武為朋，因光武赴舉正陽門外，與鄧禹馮異王霸失散。卽此人邀人飲酒，光武大醉，回店至光武為帝時，陰皇后生一子，名喚龍哥，竇融生一女，名喚鳳姐，與光武結為婚姻。

光武曰：前者教場被辱，蒙君奏恕，今又遇際無可酬恩。融曰：此乃臣職所當，但不能匡復天下，以死報君主，公何所說哉？光武曰：吾欲急回，恐再露發，無可奔避。融曰：主公勿慮，在小臣之府，無人知覺，暫停數日，以待王莽心休。送主還鄉，却說蘇獻至次日，將前事奏知王莽。莽聞大怒，急令取過錦袍一領，支起九鼎油鑊于階，呼陳唐至而協之曰：汝言劉秀今在何處？寄宿指示捉獲，卽賜錦袍，官加極品，如隱藏不說，卽入油鑊。陳唐大笑而罵曰：王莽反賊，篡吾漢室之位，今有真主復出，且夕可報深冤，尚何貪顯而昧先帝地下之望耶？言訖，跳入油鑊而死。後讚劉唐詩曰：

異姓捨身全骨肉，此生此世更何人。朝雲一去悄無夢，夜月庭陰花自春。

竇融累奏拯明君

却說王莽見劉唐道罷，歎然入鑊而死。縱知假姓爲陳，急令軍卒拿捉家小。再問蘇獻曰：劉秀爲何走脫？蘇獻奏曰：陛下要知其故，可問把守後牆軍卒。見其走出，帝曰：何人把守後牆？荅曰：馮異、王霸二人領軍圍守。王莽聽知，大怒曰：此事都有詐弊。急宣二人至殿下，問曰：汝等不以實告，都入油鑊。二人荅曰：吾等見其越牆欲走，赶上拿住，被他化作金龍脫去。未知奔往何方。帝曰：汝等故欺君，買

放詐說妖誣，喝令推出斬首。竇融奏曰：我王錯矣。榜上都言妖人劉秀不可妄斬。此人城中百姓人等悉知。劉秀金龍護體，此事誠然。乞陛下姑恕其罪。帝聞奏，畧息威怒，遂赦二人罪畢。却說竇融至九月九日，重陽節屆，把文叔粧作夫人，坐于車籬之上，送出潼關。二人拜別。光武正行之間，見一夥客人道：捉得妖人劉秀，即時富貴，千金賞萬戶侯。強如做個大客。光武暗思：不干百姓之事，乃王莽出諭，故使人如此不理而去。行至天晚，忽見正南上一隊軍兵，○得○活追至，卽跳下馬與文叔施禮。文叔問曰：官長何名？荅曰：吾乃劉唐之弟，劉浪是也。權爲新安縣之宰。聞主公於此，特

來相迎，同到小縣安歇。數日再行，言未訖，忽見林內一隊軍兵追近，乃陰陽官望有妖氣透天，與蘇獻領軍趕來。文叔驚戰不止，劉浪曰：「主公往後門走，我往前迎。」蘇獻、文叔急往後門上馬，出新安術行，忽聽後軍趕近，急前問路，穿過林中，大喝一聲，叫漢子休走，踴出數十名軍卒，將文叔拿住，扯至林內，見一大王，問曰：「汝何人，敢來此處閑走？」文叔細將實事告之，曰：「吾乃漢室劉秀，被王莽出榜逼捉，逃奔于此，乞大王恕命。」其大王聽說，慌忙抱起文叔，坐于正席，頓首拜而言曰：「臣該萬死，乞主公恩宥。」文叔曰：「公是何人，出此言也？」荅曰：「臣乃南郊臺上放箭射倒王莽，奉勅

叛國漢將蘇成是也。久尋主公不見，今幸逢遇，請主公可

就於此佐立君王。然後勦寇。」文叔曰：「蘇獻兵追至近，如之

奈何？」蘇成曰：「主公勿憂，穩坐於此，臣殺退蘇獻，立主公為

帝，言訖，蘇成提刀躍馬而去。文叔不依其言，亦上馬從東

南奔走，潛于山林之間。至夜復行，時秋雨大降，見路傍一

廟，遂入躲避，視之乃禹王廟也。文叔即拜而祝曰：「秀避難

投宿於此，有瀆尊神，勿令見責，望神靈陰護，早脫災危，祝

罷，潛步西階對月吟歎：

雲天暗淡，詩人苦，風景蕭疎，旅客愁。
林鳥澗花幽更絕，從容徐步出西遊。

摠評

可喜可喜固是傳奇之體。第塵埃中能識真主。一二足奇。此何多奇也。

古廟潛逢擊國柱

却說光武於廟中投宿。至三更時分。睡覺見殿門大開。心驚膽懼。恐有人知覺來捕。慌忙起走。潛步視聽。見東廊月影下。履聲响處。轉過一人。直入殿來。見文叔。卽拜。謂曰。主公因何獨宿於此。文叔問曰。壯士何名。荅曰。吾乃潁川夾縣人也。姓姚。名期。字次況。文叔曰。足下爲何夜入廟來。期曰。前日有一仙長言說。後三日此廟中有一真命帝王投

宿。是夜小臣特來迎接請主公。暫至小庄安歇。文叔大喜。

日有勞足下。無恩可報。二人遂往至宅。姚期引見施禮畢。

至次日早。姚期謂文叔曰。主公於此消停數日。臣往城中探問消息。方可再行。言訖。姚期上馬而去。

按史記。期父姚猛。爲桂陽太守。因王莽篡位。抱忠而亡。奉母逃於此地。居處後。光武封爲衛尉將軍。安成侯。却說庄外一人。姓高。名萬。與數個後生。議道。姚大郎引一。面生之人於家。莫是妖人劉秀。并醜漢馬武。言訖。齊至期家。問曰。爾家堂上後生是誰。期母荅曰。是吾親屬。萬於門隙窺覷。見其面貌非俗。乃謂衆曰。此人活像圖影一般。正

東漢書卷一
是妖人劉秀言罷與衆擁入拿住綁押送縣說殺期母向前告不肯放一齊簇出而去忽見前途疋馬奔走如飛至近視之乃子姚期也老母急謂期曰適纔高萬統人拿縛主公押送縣去汝快往姐家潛宿幾日莫待事發難逃姚期聞說忙搭雕弓躍馬飛趕時高萬拿獲光武喜不自勝謂衆曰吾昨日占卜一卦合有官做今日拿住妖人功勞非小行至村店衆押人等沽酒相賀盡歡痛飲都醉半醒忽一人身長九尺五寸面如活蠟鬚若鋼針自外而來謂衆曰汝等爲何喧鬧飲酒高萬荅曰吾等拿獲妖人劉秀送官請賞故有此歡其人聽說不言而出衆亦罷飲押秀

往縣至楊柳岸古堤岡上高萬大喊一聲道我等今日千金賞萬戶侯姚期追至聽其衆喊卽攀弓箭叫高萬作得何官弦响箭到射中高萬左目殺退衆人救出文叔有詩爲証

群賊奸貪萬戶封拿君解縣氣如虹豈知冤路重相踏
一箭番身墮馬終

平坡暫別棟梁材

却說馬武見高萬捉獲光武於店內大歡飲酒不言而出遂至古堤岡等候忽見姚期亦趕將至馬武遂出一齊助殺救出文叔解下綁索君臣三人坐於林下光武曰若非

公等相救吾命遭於小寇之手話畢却說庄家二人往夾
 縣告狀于林間經過見三人坐敘知是劉秀行至前途遇
 二官策馬而來二人急跪告曰前途林下坐着妖人劉秀
 及醜漢馬武官人問曰在何林下庄家遂引至林前指曰
 三人坐者正是官人視之果是劉秀恐其前面再說遂張
 弓搭箭射死在漢二人至林下馬見文叔大哭曰叔父朝
 夕憂悶不知賢弟消息故使吾二人遍處尋訪各叙話畢
 姚期問曰二公何人文叔曰吾兄劉演劉仲是也二人聞
 說即與施禮馬武曰主公異日興兵滅寇臣助軍十萬接
 應姚期曰臣事老母終年之後竭助王公匡復天下文叔

曰吾身孤力寡全賴公等匡持言訖忍淚分別有詩為証

攜手河梁話別時徘徊路側恨何之數聲風笛離亭晚
 君向瀟湘我泣岐

別逢共訴情難已

却說文叔與姚期等分別遂同續仲回至白水村見叔父
 劉良拜畢良曰自汝別後使吾朝夕牽掛並無消息今日
 安回愁腸頓釋文叔曰姪到長安不祥太甚叔父劉唐為
 秀一人不、得、不、哭遭誅戮文叔具說前事倏覺淚濕雙眸二人抱
 頭大哭良曰子陵着二哥送一文書來汝曾見得否文叔
 曰姪接至未看不知何說遂拆而觀之乃四句詩也

待時真命隱藏難姑向南陽暫守寒自是嚴光無覓處
直將兵敗救孤鸞

配合應知分所爲

却說秀自長安回至白水村與叔兄等話訖前事乃自思
曰從此之後再不信人妄言但事農而已時南陽大荒一
穀不成惟白水村豐厚正遇秋熟之時忽宛城二人至劉
良迓入施禮問曰二公何幹荅曰吾等非別特爲令郎作
伐良曰甚人嬌媛肯配寒兒荅曰本城裡大戶陰長者一
女名喚梨花聞令郎三秀才賢達特遣小媒爲伐未知公
意若何良曰旣承相拔敢不樂從遂令人載米一車往宛

城羅銀爲聘文叔正出忽見三人至庄外下馬良接入堂
禮坐其三人問曰此庄何名良曰名號白水村復問曰老
長何姓良曰老夫姓金名良是也再問曰汝家還有甚人
良曰老夫生有三兒大者金續次者金仲幼者金和敢問
三位官長何名爲甚輕身至此荅曰吾等甄阜梁丘賜蘇
伯可是也爲上司差來挨拿劉秀陰陽官蘇伯可見秀有
真命之像隱不肯言故尋至是言訖遂別而去

按鑑蘇伯可後光武封爲司天監

却說文叔見三人別去引車兩乘往宛城糶米今鄧州南陽府是也
至長街上衆人一齊搶奪庄人大罵文叔急止之忽見南

街一官擺道而來。眾人肅侍兩傍，不敢喧擾。至近見文叔，官、人、何、善、相、人、也、此、狀貌奇異，暗思必是劉秀也。遂下馬長揖。

按鑑後漢若非此人，則天下難復立矣。

摠評

梨花后是為陰后也。陰當為殷。梨花當為麗萃。光武即位以後取之。光武常感殷麗萃之美。後見職金吾車騎甚盛，歎曰：仕宦當仕職金吾，娶妻當娶殷麗萃。今作梨花陰后，真可謂善于諧俗者矣。

少翁預卜聖君臨

揖罷，即請人縣衙遜坐，置酒款待。謂曰：吾乃此邑之宰，姓

李名通，字次元。敢問賢公何姓？文叔曰：吾乃白水村金和是也。通曰：賢公何得詐乎？吾聞小兒於市上謠歌說禍全福全，白水升天，劉氏復興，李氏輔焉。賢公既非金龍護體，漢室金枝劉秀，吾豈屈身而迎哉？文叔見道實情，遂將其事逐一告知。李通大喜，慌忙下席請主公受禮，謂曰：主公與兵臣助壯軍五百，二人酒至半酣，徹畢。文叔曰：吾今娶陰長者之女，缺乏禮儀，因裝糴米於此糶發，聞說此市一仙長曾對陰長者所說吾命頗貴，故將其女配我。今欲訪謁其人，未知在何居住。通曰：主公欲往，臣將侍行。言訖，二人上馬同至長街，見一卦鋪書著聯偶二句：光武視之，遂

奏二句於後。

其聯曰

今日不過午

定笑一龍虎

風雲未會時

特訪神仙祖

訪推命運何時泰

却說仙長見李通引一人至舖前見門上聯偶其人遂湊二句于後仙長大驚急整衣冠出接邀入舖中施禮各尊坐畢文叔曰素聞先生靈課特來求占一卜問取命運窮通重當酬謝仙長曰願求尊命先看後占卜筮文叔遂將八字付與仙長推罷大笑曰果應我今日之兆也文叔問

曰有何兆焉答曰吾今日卜占一卦應天子臨門觀此八字真帝王之命文叔曰吾乃一村農耳焉有此分答曰休得隱諱在小舖無妨吾曾道與姚期廟中接駕果如言否文叔聽說暗思此人如神遂將實情告與仙長聽罷慌忙下拜復呼萬歲文叔急下携起問曰仙長何名答曰老夫姓蔡名少翁文叔曰吾昨夜得一夢不祥敢瀆先生員解少翁曰夢如何也文叔曰夢與王莽交戰吾大敗奔走忽遇五隻大羊四隻逃走被吾拿住一隻騎於背上拿住其角落挽住其尾尾亦落覺來將夜半矣未知吉凶何如少翁曰此夢甚吉主公可得南陽五縣史記五縣桂陽蕘陽胡陽棘陽潁陽是也

羊去其角尾。乃一王字也。主公若取此五縣。卽時富貴。可作君王。文叔聽解大喜。遂與卦錢。少翁曰。主公異日登位。臣要司天太監。要此卦錢何用。李通曰。何日可除王莽。幾時得做君王。言未訖。忽聽一人叫道。誰敢發此大言。李通見之大喝一聲。其人方回而去。後讀少翁詩曰。

易中造化出天機

筮卜初從太昊時

何事先生名獨擅

端能審象與機宜

却說文叔見李通。喝退其人而問曰。是何人也。通曰。此乃吾弟李軼。有始無終。主公休怪言訖。二人遂別。少翁回至李通宅。首文叔告歸。言取陰長者女事。李通遂將財物贈

之。令之搬上二十箱載于車中。二人拜別。文叔行至其姐

庄上。遂入相見。鄧辰置酒款待。飲至半酣。徹畢。文叔告歸。

此女見識每出八頭

其姐劉元見秀酒醉。叫夫鄧辰送回。文叔與姐拜別。二人

坐于車上。行至半途。見一隊軍馬。喝道將近。文叔于車上

帶酒言曰。輕避重。何不知禮。其官人曰。賤避貴。豈故越法。

文叔曰。汝何貴于我。我何賤于汝。官人曰。俺是鳳城官宦。

子文叔曰。吾乃龍閣帝王孫。官人曰。俺父朝中宰相。文叔

曰。吾祖國內君王。其官人乃蘇獻之子。蘇和引陰陽官于

南陽地界。遍察劉秀。聽罷其言。大怒曰。此人正是妖人。劉

秀喝令左右擒下。至新香亭勘問。

故假威名即日興

却說文叔被蘇和拿下，說殺庄人推車急走，回至白水村見劉良細將前事告訖，劉良聽說大驚，遂將車上貨物擡下，開箱視之，並無毫末金銀，都是衣甲頭盔鎗刀弓箭，急喚劉縯劉仲，點起壯士五十餘人，各執匾擔禾叉，同往亭上相救。良謂縯仲曰：汝二人先入與說，如其不然，即先圖之。二人聽言，遂引五十壯士急奔新香亭上，見蘇和正將文叔勘問道：你實說姓名，免遭刑迫。光武不言，鄧辰跪上告曰：此人姓金名和，見沾風魔之病，以此亂言，有逆公子萬乞見憐，姑恕其罪。劉縯劉仲于亭外見鄧辰跪告不放，遂與眾人哭訴于階下，亦不聽說。縯仲二人一步一拜至

月臺上，哀告乞大人見憐，恕其殘命。二人哭至席前，哀告不放。劉縯拔劍踴身而起，大喝一聲，將蘇和斬首於地，殺退左右人等眾壯士一齊大喊，叫殺王莽，以復漢世之仇。有詩為証：

養真數載屈衡茅，今日方鳴出鳳巢。
 震雷終奮蠶潭蛟。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傳卷之二

按鑑世祖光武皇帝名秀字文叔長沙定王劉發之後
劉欽之子也景王生發發生買爲春陵節侯買生少子
外爲鬱林太守外生回爲鉅鹿都尉回生欽爲南頓令
欽娶胡陽樊重之女生三子名續仲秀也時秀生南頓
有嘉禾一莖九穗之瑞故名秀隆準日角燕領鳳目爲
王莽篡國逼其父投井歿兄弟俱投白水村叔父劉良
納爲已子改姓金秀性勤於稼穡續性剛毅慷慨素有
大節不事家人生業常憤憤欲復社稷好結天下雄俊
每見秀事田業輒非而笑之仲亦有太志秀嘗嘆其不

如仲之勤也。秀嘗過蔡少翁家，少翁言秀異日當爲天子。時宛城李守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李通遇秀，助其甲兵，竟從白水起，盡發舂陵子弟而興焉。

光武中興恢漢業

却說光武於白水村與叔父劉良等議集興兵之事。是日劉縯、劉仲點起子弟壯兵，凡得七八千人，一齊大喊而發。劉良高聲叫曰：吾非姓金，乃漢室劉良是也。吾三子劉秀、真命帝王，今日舉兵伐莽，以復先帝之仇。言罷，却說蘇和手下走脫者，急奔胡陽報說。行至半途，見一隊軍馬牽羊解酒而來，視之，乃胡陽縣官迎接蘇和把盞者，其人卽跪

下告白，今白水村劉秀興兵殺吾公子蘇和，以叛天下縣

縣官不知事

官聽說大驚，慌忙回入城中，點軍來白水村前搦戰。劉良聽知急令壯士千餘人，各執禾叉棒棍，出於寨前擺列陣勢。劉縯披掛，縱馬橫刀直出，有詩爲証：

首出南陽孰敢當，今朝陣上立分黃。英雄奮起拔山力，整復山河舊帝王。

堅譚一戰復劉基

却說縣官領軍於白水村前排列陣勢，叫劉軍搦戰。劉縯聽知大怒，縱馬直出，二人交鋒數合，劉縯敗走。縣官躍馬赶上，忽聽寨中高處大喊一聲，擡頭視之，見光武立于高

處觀望，遂牽弓欲射，只見金龍護體，箭不能施，大叫曰：漢室冤仇，汝何苦乎！其人聽說，暗思：劉秀誠乃真主之命，王莽出諭，遍拿未獲，其人遂下馬拜降。而言曰：臣助主公興漢，有詩為証。

疋馬出疆場，威風凜雪霜。單刀歸漢主，名義兩傳揚。

聚兵白水屯營寨

却說光武見其人下馬受降，慌忙出寨迎入庄內，各施禮畢。問曰：公何姓？荅曰：臣乃姓馮，名譚，字子全。光武大喜，遂令置酒相待。却說李通從弟李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與南陽宗室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決謀大事。

通大笑曰：汝之言正合吾意也。遂遣軼往迎劉秀，與其約定謀決。二人話別，軼至白水村，見光武各施禮畢。問曰：公至小庄，必有奇幹。軼曰：吾兄李通遣軼特來迎接主公，共議謀決之事。光武大喜，遂上馬同往。至其宅，見李通約定舉兵之事，復回白水村來，與兄劉縯議起春陵子弟與通會兵。時堅譚出曰：主公既欲舉春陵子弟，必先設一筵會，招集衆議。布立五花營寨，分作五隊軍兵，每一隊列着五十人，二十面戰鼓，二十面旌旗，多造兵器于內，積艸屯糧。再令二十人掃地，叫殺，豈不兵堅寨固。然後一鼓而興，可破王莽于反掌矣。光武聞說大喜曰：此計甚妙。即令宰猪

置酒會集白水百姓凡有姓劉者悉皆赴宴言未訖其村
中壯士不期而會者千餘各列生定劉良出席把盞而謂
衆曰汝等竭力匡扶破除莽賊悉係皇親國戚官封不小
衆人聽說大喜一齊開聲應曰吾等都願死助宴罷各散
時白水村中未過半月招集壯士二千餘人堅譚曰右軍
無器難以爲敵主公可往宛城李縣宰處借弓箭刀鎗方
可動兵光武曰然卽假粧一客上馬徑往至城下正入破
把門軍卒拿住奪下其馬言曰今白水村妖人劉秀起兵
作反官中正要馬用汝快丟下休得再取光武曰此乃李
縣宰之馬汝等搶奪何用衆人見說卽拿送縣衙見李通

看其會否李通見文叔至遂迎入後堂施禮衆人慌忙各
退文叔謂通曰今日立起五花營寨招集軍兵頗多柰缺
少兵器難以行事特來公處求買萬乞憐濟通曰此事不
難遂引于後花園內開一室與看都是盔甲鎗刀謂文叔
曰此器乃王莽着令修造暗藏于此又引至一室見其內
有百十壯士俱是無謀不能決畧之人通曰汝等衣甲頭
盔都與此人帶汝重用衆人聽說一齊應聲願回跟往文
叔大喜謂通曰今有良將必要硬弓爲用柰何得之通曰
何難之有局官申屠健處甚多可與求買二人遂往至局
中見申屠健問曰聞摠官有好硬弓特來求買一張不論

價錢多少申屠健即取一張力重五百餘斤文叔見之大喜通曰力重二百斤者見求一張屠健即令將至又曰同此一様者再求一張申屠健見其多買暗思必有緣故大怒而言曰此莫妖人劉秀買此硬弓造反通曰搃官是何言也有詩爲証

昨夜西風透小窓村前雪擁壓梅粧一枝漏泄春消息
挽復乾坤舊太陽

遇將長安脫困籠

令史亦有識英雄者可敬可敬

却說局匠令史知是真主劉秀舉兵滅寇買弓爲用見申屠健生疑恐洩其事故出解之曰搃官錯疑此乃李縣宰

兄弟龔破妖人劉秀要此硬弓爲用通曰然也健聽說纔已謂通曰現有硬弓三百餘張修造未完不應爲用通遂轉過一室喚出弓匠王立責之曰爾何閑幹不竭力于工故違上應王立曰硬弓難造以此慢遲乞姑恕罪通曰再限三日如無應用重責問罪言罷遂與文叔回衙去訖時局官申屠健復至問曰官弓完否王立曰適纔李縣宰叫小人急造硬弓三百餘張限三日要用以此未暇健聞大驚曰李通必然造反早間引一漢子來買硬弓者定是妖人劉秀才出上馬見尉司龐能道訖前事條阜城縣尉崔亭至言李通安排軍兵扶立妖人劉秀白水村造反龐能

聽罷大驚曰誠有是說急令閉上四圍城門兩縣弓兵俱入李通衙搜捉通知事露急將盔甲與文叔穿上頭頂冲天冠身掛烈火袍手提安漢刀坐下白龍馬引五百名壯士各披盔甲每人帶上三付於身大喊一聲齊擁光武出衙李通當先開路前迎龐能戰脫望東門出走奔殺至近見城門謹閉急回南走南門又閉再投北出北門亦閉跟護軍馬各奔出散惟丟下光武一人單刀匹马獨望西走其街上人家見至即將磚石拋打光武輪刀遮護正懼之問忽見城上一人仗劍走下劈開門鎖放出光武而去有詩為証

昔年世祖困樊籠天遣英雄踏會逢打破玉雕飛綵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勢危馬死懼兵困

却說文叔走出城外問其救者何人壯士答曰吾乃局匠令史姓任名光字伯光聞主公有難特來相救言訖光武躍馬急走後軍趕上文叔叫曰可憐漢世冤仇足下何苦追趕若放汝去則廢吾千金之賞萬戶封侯文叔問曰汝何人也答曰吾乃太常卿之僕崔亭是也前者揭榜獻上即發軍搜捉被爾爬上後牆化作金龍走脫王莽即封我為阜城縣尉今若再拿汝獻定有公侯之位文叔聽

東漢演義

卷二

五

言大罵背主忘恩之賊今日還敢追我遂撥馬輪刀大喝一聲斬除此賊以報叔父之冤崔亭見其勢勇急回馬奔走龐能躍馬又趕文叔告曰乞憐漢世孤窮免盆覆蔽公何無惻隱之心乎龐能不聽趕近二人交鋒約鬪二十餘合文叔詐敗急走後軍追至攀方搭箭射中其馬倒地而死文叔遂拖刀步走至一大林內隱藏申屠健龐能二人趕上分兵四面圍住至晚光武仰天告曰秀本受命于天為生民作主舉兵滅寇以雪漢世之仇願天早脫秀圍不負先人地下之望祝罷倏覺一陣風過見一紅牛降下生得獨角雄壯立干其前文叔即上牛背輪刀躍出遂脫其圍後恣士詩言光武之述

纔脫兵圍又困圍恍同秋鴈失南飛皇天若不垂青象
安得紅牛跨紫微

運泰牛生出敵圍

却說文叔騎上紅牛提刀殺出圍軍把率各各逃散漢鑑曰騎牛奪馬殺龐能得出紅牛已在前秀遂騎馬于後出陣而行至天晚其牛不動忽見一老人松身鶴髮皓首龐翁立于其前謂秀曰先生留下紅牛還我文叔慌忙下馬施禮告曰公若肯賣此牛不辭高價願乞慨賜以助上陣之功老人曰汝昔後何人也光武回頭復視只見老人駕

說劉 即俗人 赤鹿 掩口而笑

着紅牛化一陣清風而去留下白紙一張光武拾起拆而視之乃四句詩也

乾坤有意定升平何用于或日夜鳴二百炎劉從此始紅牛直上五雲程

歌聲未已明君至

却說文叔讀罷其詩歎曰真乃天助吾也若非降此經牛相濟安能被賊而脫陣哉遂將其詩藏於袖上馬尋路前望白水村回穿入山間見有茅庵一所從其門外經過忽聽內有人聲作歌自歎乃駐馬聽之其歌曰

對月彈空瑟當天作短歌漢皇難會面何日起十戈

話國纔終義母亡

却說鄧禹見王莽不仁侵謀漢室乃避名遯跡隱于山間茅庵之內朝夕悶坐思與劉秀長安別後未知流落何地不能一會正於其內作歌自歎忽文叔自宛城逃難經過聽得歌聲歎息乃大叫曰是何仙長乞濟孤窮鄧禹聞知庵外人叫急出門視之乃文叔也遂邀入艸堂之上施禮尊坐文叔曰先生為何獨遇於此禹荅曰自長安與主公別後天下擾亂漢室未興故隱名避姓歛跡于此朝夕繫繫主公不克會面共議舉兵之事今幸得遇使吾歡不自已但不知主公為何孤身獨奔文叔遂將白水起義布立

五花營寨騎牛之事逐一告知禹大喜曰真乃天助主公
非人之力文叔曰意欲舉兵奈無上陣之將不能勝敵將
何爲也禹曰主公勿憂今西山庄前有一壯士英雄過人
言與主公安來可去求謁相助若得此將扶持則不日成
功矣光武聞言大喜遂與同往二人行至庄前下馬姚期
正於門首獨立見文叔鄧禹二人至慌忙迎入艸堂之上
施禮坐定謂文叔曰主公何來文叔細將前事告知鄧禹
曰今主公白水起義特來相訪足下匡扶漢室公意若何
期荅曰奈老母年邁無人侍養待終年之後竟助主公期
母聞言謂曰吾兒竭忠助漢以就丈夫之志莫爲一老母
王陵之母伏劍勉陵死于項籍之平不得已也故萬古

而殞萬世之名言訖見期意終不去假托厨中炊飯乃白

足傳也

思曰吾兒極有孝心若母在日豈肯拋棄從往吾不如早
盡待彼竭力全忠以成大義言罷遂繫頸而死期見母子
厨中去久未來急往詢視見母懸梁而死驚得魂飛魄散
放聲大哭幾絕于地勸不能止光武聞哀謂鄧禹曰吾殺
之也二人盡皆垂淚遂與姚期偕棺裝斂葬於庄門之外
期欲守孝光武親爲心喪以折三年之服期遂同往後窻
士讚期母之賢

節氣稜稜世所稀忠君愛子蕩然歸姓名汗簡于年赫
常使人瞻淚洒揮

李軍陣上擒王將

却說姚期安葬母畢遂與秀等三人同往白水村去正行之間被王立領軍攔路姚期大怒躍馬橫鎗直取王立二人鬪不數合王立敗走姚期趕至一林中見前面大軍衝至都披重甲重盔活捉王立將近視之乃李通李軼兄弟領軍來至姚期欲與爭功文叔止之通曰遍遠宛城地界尋覓主公不見使吾惕惕於心頃刻驚觸秀曰自宛城失散命在須臾遂將騎牛之事遂一告之李通大喜曰神助主公若此之異立破王莽何難之有言訖遂同文叔等至白水村見劉良話訖前事劉良卽令置酒筵會鄧禹曰此處有軍無城難以存濟主公可急取胡陽爲本安頓軍兵縱臨大敵則不爲懼然後發兵取索南陽三十六城猶反掌之易矣文叔曰善哉此言也遂選日起軍攻擊胡陽

韓宰城中却漢兵

却說光武會集諸將卽日起軍封姚期爲先鋒點起精兵一千五百至胡陽城下攻擊其縣宰韓刀見劉秀兵至卽上城告曰吾等通願歸降不勞攻擊乞限三日待吾整備軍糧開城拜獻文叔依言遂回軍三日復至城下令小軍叫曰早獻納降免遭災害韓刀於城上聽言叫曰教劉秀出陣答話文叔躍馬而出見城上喊叫一聲謊文叔落于

馬下未知何故

無計脫奸全叔命

却說韓刀於城上見光武兵臨將一老人推出而言曰若
 再攻城將汝叔父即斬誠光武墮馬而呼曰限吾三日即
 來拜降恕吾叔父之命言訖回軍至白水村與眾將商議
 奈叔父劉保墮于小寇之手何以救之眾皆默然無計文
 叔曰富以天下為輕叔父為重汝等既無可脫之機吾當
 自縛拜降小寇以全其命姚期大言曰主公是何言與臣
 老母死者為主公姚期之言大是與漢立其故欲是也今此一小事而喪
 其社稷之心則吾曰可復生乎眾將勸定不從惟默默嗟

吁而已忽人報曰奸有投軍壯士未敢擅入乞主公發旨
 文叔曰着他休入吾等都欲散罷尚來何用其軍人攔當
 不住奮激而入見文叔言曰聞主公真命帝王小人特來
 投助為何不用文叔曰非不用汝奈今胡陽縣宰韓刀拿
 住叔父逼要投降吾等無計可施欲罷歸寇以全叔侄之
 義不使名汙于後世也其人聞說大笑對眾人言曰不能
 施此一計枉為將相之材有詩為証

英雄無計脫奸危
 默默軍前更問誰
 幸有陳乎奇六出

陽春歌笑一時回

施謀殺賊解君愁

却說光武見其人大言彰說欣然起而問曰壯士有何奇策願施濟助荅曰小人只用挑柴一担去胡陽城內叫賣雖是四夫之機然亦可用主公急領大軍隨後跟至韓刀見兵臨擊必令百姓人等俱上城守小人藏刀于身密隨其後使不知備斬却此人殺退眾軍開門迎主而入豈不兩利而俱全也光武聞言大喜曰真良將也言罷送出寨門其人挑柴直至胡陽城內叫賣買者正與講價言不賤賣忽人報曰劉秀軍至韓刀聽知急令軍王人等俱隨上城擁護卽勢將賣柴人等一齊趕主城去其人見韓刀正與劉秀打話遂潛出立于其後扯出短刀安于柴担之上望韓刀脇下一刺墜城而死

復趕眾人各奔逃走遂開城門迎入劉秀眾軍安撫百姓至衙坐定秀問其人曰壯士何姓荅曰臣乃姓陳名俊字子招文叔曰今日非卿之力難至于此遂重賞賜奠卽令軍卒將家屬糧草悉運入城置酒宴勞眾將一齊作賀鄧禹曰雖得此城安頓不可爲喜如近城申報朝廷統領大軍攻擊難以拒敵莫若乘此一勝之機取復諸州郡縣使王莽兵至不能勝也可着李通堅譚取宛城劉縯李軾取棘陽主公同姚期取新野每路統兵五百臣守此城方俱全勝文叔曰公言當也遂令各路分兵則去

按陳俊上界畢月烏是也後光武封爲琅邪太守祝阿

侯

却說光武同姚期統領大軍五百至新野下寨令小卒飛

下戰書來日上陳其書曰

此時劉應未立劉縱未死秀即將軍僅當偏裨未

大漢皇孫劉秀應天順人乘時舉眾非于肅聚山林之

得刑大漢皇孫論戰也演義之謬往往謂是云遂有

徒誠復平王子嬰之恨蓋為王莽篡國賊子專權致使

德者為君一語為近是

天生忿怒旱澇不均錢糧倍勒逼黎庶逃竄于他鄉律

法苦刑使賊盜競生于境內秀豈敢自專帝位若破王

莽之後選有德者為君如不願從乞軍對陣諸官照示

垂拜不宣

新野兩軍聞仆偃

却說蓋延景丹二人正于城衙坐叙忽人報曰劉秀領車

攻城令小卒來下戰書二人聞說大驚遂喚至其卒接書

讀罷蓋延曰劉秀真命之主吾等莫若早降免使黎民受

害景丹曰然二人遂開門拜降迎接入城文叔曰二公何

名答曰臣等蓋延景丹是也即引文叔等至衙賞勞軍兵

安訖百姓

棘陽二將顯威名

却說劉縯李軾二人領軍至棘陽離城五里下寨着小軍

往下戰書至其府前令人報知太守岑彭喚至吏卒呈上

其書曰

續聞天生大聖萬象咸歸地產明君百川會秀今吾主
劉秀真命帝王數年暫居于山間儲精養銳今日威鳴
于境外滅虜清塵攻縣收城聞風仆偃取胡陽如拾芥
克新野若攀枯天啟人歸文臣武護誠所謂有德之君
也况兼賞明信罰納直親賢足下早決獻降必封重用
則不失于功名之望也若有杭離必遭擒戮大漢上將
軍劉續謹書

岑彭接書讀罷大怒而罵曰叛國小寇敢來侵吾境界遂
扯破其書重責小軍二十趕出府門而去是日卽點大軍
五百名各各齊整岑彭復入後衙告知其母其母諫曰吾兒

休往漢室劉秀乃真命之主人人共知汝乃一將之材豈
能獨力而破哉岑彭不聽卽領軍士出城搦戰頭頂金鳳
盔身穿絳紅袍披上黃金甲坐下赤色馬提着大捍刀立
于陣前大喝一聲叫小將決戰李軼出馬謂彭曰將軍若
肯順漢不失公侯之位岑彭大罵反賊立時斬汝縱馬橫
刀直取李軼二人交鋒約戰二十餘合岑彭敗走李軼趕
上被岑彭一箭射于馬下衆將急救扶歸本陣劉續出馬
又戰二十餘合彭亦敗走劉續躍馬追趕被岑彭展起金
標打中劉續左臂續負痛急回馬走岑彭領軍趕上掩殺
一陣續軼二人大敗走歸胡陽見劉良言棘陽太守勇不

堪聞箭射李軼落馬，標中劉縯敗回。良聽知，大驚，忽人報曰：李通、堅譚取服，宛城回至。良遂迎入，問曰：「二公上陣，若何？」荅曰：「吾等一至城中，官吏人等悉皆望風偃服，未欲攻戰。良大喜，忽文叔、姚期兵回，引蓋延、景丹至，與劉良等各參禮畢。良謂文叔曰：「劉縯、李軼攻取棘陽，被驍勇太守岑彭標打箭射，敗陣而回。」文叔大驚曰：「驍將却在于此！」良曰：「汝亦知其人乎？」文叔曰：「此將王莽封爲武舉，莽元西首將軍，曾于教場中與馬武並戰二百餘合，不分勝負。今復遭遇于此，何能拒之？」姚期大言曰：「主公專長他人之威風，弱自己之銳志，彼雖有萬夫不當之勇，吾克勝之，何懼之有！」

鄧禹曰：「今旣逢驍虎之敵，不得不懼，遂分付衆軍守把城池，劉保守新野，劉仲把宛城，劉良守本城，各各遵命去訖。」是日，鄧禹同文叔點起精兵二千數百名，將徑取棘陽。至城下，搦戰。岑彭領軍對敵，文叔出馬立于陣前，言曰：「自教場別後，少會尊顏，敢問足下安否？」岑彭曰：「莫非妖人劉秀乎？」文叔曰：「然也。」敢告足下，矜念漢室孤窮，寃益覆蔽，若肯助吾破莽，以報先帝之恨，泉下不忘。岑彭怒而罵曰：「白水小寇，結黨相叛，還敢花言佞語，惑說忠良，再言卽斬，說罷惱殺姚期于陣中，大罵村賊，有何能識？」敢彰大語，纔交數合，忙走不禁。岑彭聽知，奮激復出，姚期叫曰：「岑彭小材，焉」

能勝大，今吾主公愛汝之甚，莫若早降順漢，免致禍臨。岑彭不聽，躍馬直出，又戰十合。文叔復出告曰：「足下休迷，可助孤漢，以保將相之名。」彭竟不從。又交五十合，不分勝敗。文叔見二將頭上各現本像，岑彭尾火虎，姚期井本犴，乃自思曰：「子陵曾言二十八宿助吾興漢，今岑彭終不肯順，奈何服之待吾？」拽起雕弓，射其本像，看取若何。遂搭上一箭，正中左傍，其虎奔東而去。岑彭亦敗，回走。文叔嘆曰：「真乃天象也。」遂收軍回寨，令人復下戰書來日再決。有詩爲証。詩曰：

少年才傑兩英豪，躍馬臨鋒怒滾濤。
寶劍揮揮光電掣，旌旗閃閃碧雲高。
威名殺逆空星現，戰鼓摧殘落日逃。
社稷未平功未決，還擒玉兔剪霜毛。

岑彭設計偷營寨

却說岑彭敗歸棘陽，衆將問曰：「太守與期交戰，未嘗輸陣，今何速返軍回，不驅寇服？」岑彭曰：「非不堅持，奈左臂倏疾，不能舉動，故速回軍。」言未訖，人報曰：「劉秀差人復下戰書。」彭曰：「令其回報來日對陣。」小卒遂回報知劉秀。是日天晚，岑彭整集軍兵，分作五隊，偷劫劉秀之寨。至二更時分，到寨前，遶遍見其各各睡濃，乃大喊一聲，殺入寨去，驚得衆將奔逃四散，不識東西。文叔慌忙上馬，撞出陣去，走至胡

陽城下飛奔欲入其馬不入以鞭策之亦不前動遂擡頭一望乃棘陽城也急回馬望山岡奔走岑彭趕至城下有把門軍卒報曰劉秀望前山岡上去訖岑彭勒馬急追文叔走至天明到一庄前欲下馬暫歇見有老人立于門首而謂文叔曰公是何人爲甚慌至此文叔曰吾乃漢室劉秀被岑彭追趕投奔於此無處可隱老人聞說急迎入庄請主公受禮文叔抱起而問曰老人高姓荅曰老夫杜顏是也主公勿慮岑彭曾從老夫學射吾乃彭之師也若彼追至老夫自有張主二人話間門下報曰岑彭至文叔驚懼欲走杜顏曰主公休慌我令歸順助漢言訖岑彭自外

而入望杜顏卽拜二人禮畢見文叔立於其傍拔劍欲斬文叔往後奔走杜顏當住謂岑彭曰汝殺主公何也彭曰此乃妖人劉秀朝廷出榜遍捉拿獲者千金之賞萬戶封侯吾今富貴在手豈不殺之而取乎杜顏曰劉秀乃真命之主汝豈能殺之莫若早歸降順不失萬戶封侯有何不可岑彭大罵老賊敢發此言拔劍欲殺杜顏急走岑彭方之趕入後庄迎着杜顏之子二郎二人交戰三合被岑彭一鞭打二郎口中吐血慌忙奔走杜顏與二郎引文叔出後門上山急走岑彭追趕轉過一山迎着大郎杜貌杜顏叫曰吾兒快救主公貌問曰是何人也顏曰漢王劉秀被岑彭

追殺吾與二郎攔救，返被辱罵，打二郎口中吐血。今追趕至近，汝快出敵，言訖，岑彭趕至，見杜貌二人施禮。彭曰：小弟特來送千金之賞，萬戶封侯。貌曰：何有是說？彭曰：吾捉妖人劉秀，追至于此，不時可獲。杜貌大罵反賊，敢逆天行事。彭大怒，提刀直取二人，約戰三合。杜貌敗走，岑彭追近，被杜貌輪起虎鎖，口望岑彭一打，中倒于地，未知性命若何。

又詩讚杜貌

虎鎖輕輪起，君親脫火煎。堪誇英勇將，忠孝兩能全。

鄧禹圖謀進棘陽

却說岑彭被杜貌打傷，急還棘陽去訖。杜貌父子三人遂與文叔至庄，收拾家眷，引三十壯士，載往胡陽。見劉良參拜禮畢，良大喜，即點殘兵，折其大半。是日設宴，會集諸將。秀問禹曰：今棘陽岑彭勢勇，將何服之？禹曰：不難。可令劉續領軍三百，離城五里下寨，與岑彭搦戰。令杜顏領軍五百，先埋伏于彼。續若敗陣，杜貌出助舉旗為號。四下伏兵一齊併殺。令姚期領軍三百，勦殺其後。彭必回救。再令景丹領軍三百，截住其路。若被衝過，令蓋延領軍三百于西山埋伏，待其將至，齊出掩殺。必望東走。再令李通、陳俊領軍五百分作兩處，截其去路，使彼東衝西撞，人困馬倦，再

令各隊追殺雖不能拿住亦殺敗其勢後再攻襲則可擒矣光武大喜遂令各隊分兵去訖却說劉縯領軍五百至棘陽城上令小卒報知岑彭彭聽罷大笑曰劉縯送死于我時主簿在傍諫曰太守不可輕料恐遭其計彭曰小寇之材有何計畧遂入後堂辭母母曰吾兒莫違天命可歸亦、明、智、如、此、可、當、封、敵。助漢以全大節今若再戰必有一失彭曰母親休管母曰汝既不聽可先送我出城免受驚懼彭遂令軍士安車載母送出山莊而去即日點起大軍一千出城對陣劉縯出馬岑彭叫曰汝來送死乎劉縯曰前日快輸一陣今日再決方顯輸贏二人交馬約戰十合劉縯敗走彭笑曰小寇

豈禁大敵言未訖忽聽金鼓旗幡杜貌出馬大叫曰岑彭小將認得吾否彭曰豚雞食粟自重其口今日陣上若再獲贏方知汝勝杜貌大怒縱馬直取二人約鬪十合杜貌敗入本陣岑彭躍馬赶上杜貌展開旌旗陣各不佳斗彭曰小將看上何陣彭擡頭視之見旗上書着天羅地網之陣杜貌曰急早下馬拜降免遭擒捉岑彭大怒橫刀再戰忽小軍飛近報曰被姚期劫殺後軍將軍快忙回救岑彭大驚急撥馬回見四面八方團團圍住有詩為証

不聽忠言慈母諫寧甘百戰苦攻心
兵窮勢敗重圍裡
難免軍前陣上擒

却說岑彭正回之間，前途景丹攔路，二人掩殺一陣，撞出直走，行不數步，忽聽大喝一聲，蓋延出馬，叫小將休走。二人交鋒數合，亦被衝過。又遇李通當住，大殺一陣，亦衝出去。望前急走，又逢陳俊出馬，二人交戰數合，亦衝撞出去。見前有大林一所，遂引軍入內，暫停歇息。殘兵敗卒，不上半百之餘，忽聽金鼓齊鳴，喊聲震地。一隊人馬奔走如飛，乃杜貌領兵圍住。彭曰：今累戰於此，人困馬乏，又被圍上，柰何得脫？馬成曰：太守勿憂，吾往城中點取救兵來助。免此危也。彭曰：難出陣去。成曰：何懼之有？遂上馬大喝一聲，衝撞而出。前途棘陽進走，行不數步，忽遇陳俊當頭截住。

去路，二人交戰數合，被馬成撞出陣去。約行二里，見姚期領軍攔路，急回馬望小路而走。見前有大樹一林，縱馬直入，不覺坡上紆索，馬倒于地，止欲起走，忽聽大喝一聲，軍人踴出，將馬成擒下，綁縛入林，獻上光武。鄧禹急令解縛。問曰：將軍肯順漢否？馬成即伏于地，謂文叔曰：願主公納為小卒。文叔問曰：將軍何名？答曰：馬成是也。遂令入軍營去訖。却說岑彭望至天晚，助軍不到，乃上馬獨衝出陣，望棘陽進走。山前路後，累遇軍人攔當，殺至天明，纔到城下。躍馬直入，見旗上寫着漢室乾坤，大驚而走。

軍排巨鹿戰蛟龍

却說岑彭走至棘陽被馬成先降漢已開城納獻欲回出走被大軍攔住奮力戰至十字街文叔出令如有傷着岑彭者即斬岑彭殺至南門有苗曾見出令旨放彭而出光武遂安頓城中百姓令軍卒緊把城門各遵令訖却說岑彭一人一騎奔往山庄見母而告曰兒不聽老母之言致有今日之敗言訖拜別遂上馬投泚水見蘇元帥行至府前令人報知元帥遂召入帳下施禮畢岑彭細將前事逐一告知元帥聽罷大怒而言曰汝不堅守城池固有是敗還敢至此巧飾令左右擒下斬首時副元帥梁丘賜甄阜二人急出言曰元帥不可今劉秀正雄若斬訖此人無人

上陣乞姑恕之蘇元帥見二人人力救遂免其罪令掛先鋒印却說光武領軍來破泚水令人報知蘇元帥元帥聽知大驚急令甄阜梁邱賜領軍迎敵二人出寨對陣姚期出馬大喝一聲小將焉敢上陣叫岑彭出戰甄阜曰殺雞焉用牛刀姚期大怒躍馬直取二人交鋒戰上三十合甄阜敗走梁丘賜出馬姚期欲戰忽小軍報曰岑彭取却長安光武聽知大驚遂令鄧禹守陣光武親自引軍三百急救小長安至城中見兵戈撩亂躍馬奮入衙前岑彭正出光武大怒而言曰小將安敢犯吾境界二人交馬未知勝負何如

鼓角鳴天震征塵蔽日昏長安都市上龍虎奪乾坤

為國舍生全大義

却說光武至衙前與岑彭交戰十合岑彭領軍入衙將人頭獻出叫光武認是誰否光武視之乃叔父孀娘兄弟之首看罷大驚岑彭復入後衙將劉氏家屬三百餘口盡皆殺取復領軍出衙與光武交戰二人又鬪十合光武抵敵不住撥馬急走奔至堤圈被甄阜軍兵四面圍住蘇元帥曰今番決捉劉秀光武苦戰困至垓心馬被射中一箭眾軍叫曰馬帶箭者便是劉秀光武仰天叫曰天殺劉秀也忽一將衝至陣前跳下馬叫曰主公急走上馬光武視之

乃二哥劉仲也光武曰吾死合得豈害於汝苦不忍上仲曰○妙○哉○矧○仲○可○稱○忠○臣○亦○可○稱○壯○士○我死何害汝乃君王之命豈肯挫于賊子之手言罷遂托文叔上馬以鞭策之其馬奔走如飛衝出陣去劉仲步殺數人身死于地後光武勅贈曾大夫有詩以讚其名

青雲懸器業白日貫忠貞多少英豪傑誰能脫死君

與邦求上復深仇

却說光武衝出重圍哭至胡陽城內見叔父劉良告曰今小長安被岑彭侵占殺却劉氏家屬為下十解二百餘口奈何服之良聽罷大驚二人抱頭相哭忽眾軍皆至惟折小卒百餘文叔謂眾將曰若此之敗漢室何日得興鄧禹曰主公勿

慮今宜秋山新市平林有十個大王，每一個有軍一萬。主公可往借之。若得此軍，到日立破王莽。光武從之，遂扮粧一客上馬而行。至宜秋山下，有一酒店，即下馬步入問店。主沽買幾盃，以消途渴。正坐之間，只見其地來來往往賊徒人等經過甚多，心懷恐懼。或人疑曰：此莫妖人劉秀言訖遂去。忽見一將自外而入，見文叔即拜言：主公受禮。文叔抱起問曰：將軍高姓？荅曰：臣乃姓王，名常，字顏卿。敢問主公欲將何往？文叔曰：為小長安敗失，徑投新市平林十大王處求借兵用。常曰：平林十大王乃吾之兄弟，吾乃第九名，第十名大王言曾與主公為友。光武問曰：姓甚名誰？

常曰：彼言西魯胡人，則無姓名。教俺眾人叫他十哥，便是。

主公今日往投借軍，除俺十哥二人，其下八個只好殺人。

放火劫掠財物，豈有安天下之志？主公休往。文叔不從，遂

至其寨，只見八王名曰朱鮪、長昂、胡殷、遼、贈陳本、曹宣王。

匡王、俸并王常九人，不見第十名。常曰：此乃漢皇劉文叔

特來俺兄弟處求借軍用。後以貴謝，朱鮪曰：劉秀將多少

金銀寶物，請俺眾等做何大官？文叔曰：太平之後，教將軍

高選重用。言罷，忽人報曰：今有王新室差使命賫詔將十

疋青驄、俊馬、金寶段帛，招撫大王重用。朱鮪等聞言大喜，

遂接詔拜畢，問使臣曰：公何姓也？荅曰：申屠健是也。朱鮪

顏卿之言歷歷可聽此處文叔

不從殊差一着

曰可捉妖人劉秀獻與王新室請受公侯之位王常曰汝等何言此乃十大哥之友人恐其見怒朱鮪不從令小卒將文叔綁縛一齊上馬押送下山約行數里之地忽聽金鼓齊鳴山坡後千軍閃出當頭一將身長九尺五寸面如活鬚鬚若鋼針大喝一聲攔住去路未知何人有詩爲証

膽氣曾經自戰場指呼卒伍走群羊風聲壓倒羣芳長
應放寒梅報一陽

碎膽奸雄歸馬武

却說馬武正于外面遙望見一陣軍官喧鬧而來躍馬向前當住去路至近視之乃寨上朱鮪等綁押光武解京大喝一聲衆人都懼遂解下其縛扶起拜畢而問曰主公爲何至此遭于賊寇之手文叔細將其由訴與馬武曰若非臣主公難脫此患文叔曰多感將軍救援敢問寨上言有無名第十大王曾與秀舊交來不見此人是誰馬武曰小臣便是流潛于此恐酒後遭其拿獻故不言姓語畢見而生人立于其內武乃問衆曰此何人也衆答曰王新室差來使命申屠健是也馬武聽罷大怒提刀趕近斬死于地而謂衆曰汝等還願願王還願願漢衆人一齊應口都願順漢馬武大喜遂引衆人擁護光武至寨令衆軍將山寨改爲金闕艸寇變作公卿請主公于此立受君王以從人

望衆人正欲山呼忽一人淚下而言曰汝今爲帝使我作何文叔視見急下階而拜未知是誰

畏名賊子立劉玄

却說其人姓劉名玄字聖公乃文叔族兄也爲王莽篡國流于新市平林爲軍師見衆人欲立光武爲帝頓有不忿之心乃淚下而言文叔聽見急扶于帳下同坐有朱鮪言曰聖公既乃王公之兄可先爲帝然後主公則是禮也光武大喜曰公言極當馬武曰不可吾等俱助主公何得二焉文叔曰將軍惑矣此古聖人之法行之當然何以爲二馬武聽言遂于寨中權立聖公爲君號爲更始皇帝改年

號更始元年封八賊爲八輔宰相不文叔爲元帥王常馬武

爲先鋒是日文叔馬武招集新市大軍回至胡陽城見劉良等參拜禮畢良大喜即令排宴賞勞諸軍衆將一齊賀喜鄧禹曰今主公有此大軍決定可破王莽文叔曰小長安被岑彭所奪泚水蘇元帥合兵共守更有良將甄阜梁丘賜之勇奈何破之禹曰前者宛城爲泚水所失今復欲取必先破此文叔曰敢問軍師計將安出禹曰可着王常鄧禹之師大有紀律馬成二人領軍五萬埋伏于泚水兩傍主公親領大軍臨敵岑彭聞知必來助陣主公舉旗爲號四下伏兵應起一齊掩殺使其不能出陣其兵自破則宛城可取矣文叔聽

罷大喜曰軍師神機妙筭遂令王常馬成二人領軍五萬
埋伏去訖是日文叔同鄧禹統領雄兵十萬戰將千員至
泚水下寨令人報知蘇元帥時岑彭亦在泚水與蘇元帥
合兵共守封岑彭爲先鋒蘇元帥聽知劉秀兵至急同先
鋒岑彭領軍出寨迎敵兩邊金鼓齊鳴擺開陣勢文叔出
馬謂岑彭曰良禽擇樹棲賢臣擇主佐今吾更始劉玄寬
仁大度納諫如流足下文武兼備若肯歸助漢室保爲重
用不枉屈於莽賊之下而污萬世之名節也彭曰爾乃白
水小寇焉成大用馬武怒而言曰大丈夫當棄暗投明以
事真主使無遺臭于後汝今雖爲王莽寵用但與反寇同

流何足羨哉言罷二人交馬約戰十合岑彭敗走鄧禹將
旗旛展開四下伏兵併起一齊掩殺彭兵大潰東投西竄
無路奔逃馬武擒下蘇元帥杜貌捉住甄元帥王常拿下
梁丘賜至寨見光武喝令將三人斬訖却說馬成一人望
見一隊軍來約四五百之多旗上寫着蘇龍蘇虎馬成躍
馬赶上更不打話提起宣花斧大喝一聲殺將進去衝其
軍兵四散蘇龍蘇虎抵敵不住撥回馬急走馬成追趕蘇
龍二人走至天明到一山庄下馬覓歇見庄下一壯士迎
二人於堂上施禮坐定問曰二公何姓二人答曰吾乃蘇
丞相之子蘇龍蘇虎是也壯士聞言遂拔劍斬死二人馬

成追至庄下見斬訖二人遂問壯士曰汝何名爲吾除害
壯士荅曰姓吳名漢字子顏敢問將軍爲何至此荅曰吾
乃光武輔將馬成追趕二人于此不想壯士爲我除之吳
漢聞言大喜遂同馬成回見光武接至帳下施禮畢吳漢
將斬訖二人之事告與光武光武大喜曰多感將軍之力
言罷鄧禹止曰今岑彭敗入長安人困馬乏吾等可乘勝
擊之莫待縱虎歸山養其銳氣難以驅破文叔曰然遂引
大兵至小長安城下安寨令人報知岑彭彭聽得劉軍又
至急點殘兵二百出城迎敵文叔出馬謂彭曰足下累交
未勝可歸順漢免使百姓臨災彭曰龍遭涸水尚有風雲

之日今彭雖誤敗于汝豈肯屈身而事小輩乎馬武大怒
躍馬橫刃直取岑彭二人交鋒約戰十合岑彭敗入城中
堅守不出光武收軍至寨忽一人自宛城山上飛馬而來
光武視之乃王霸也遂邀入寨施禮畢光武曰今與岑彭
歷戰不降將何奈之王霸曰主公勿憂臣使岑彭歸漢遂
扮一先生直至長安衙內見岑彭正在廳上悶坐忽王霸
至二人施禮畢問曰故人爲何悶坐彭曰國家之事請勿
言之王霸曰劉秀着吾特來降汝彭聽言大怒拔劍欲殺
有太史傳俊勸曰將軍不可彭不從太史扯劍而言曰今
日不從遂卽斬首有令史在光并伺候人等一齊叫曰可

殺彭順漢彭見眾人俱變，慌忙步戰數合，忽令史拿出岑○囊○着○要○處○英○彭老母并其妻子，言曰：若不順漢，即斬汝母等。說岑彭不敢動手，低頭受縛。眾人將彭一齊擁出，至寨見光武。光武急下帳，親解其縛。彭即拜伏于地，曰：臣該萬死，望主公姑宥。光武曰：久愛將軍，渴思甚矣，何得是說？遂引兵入城，安撫百姓。眾將曰：就請主公今日為帝，以從人望。文叔曰：新市乎？林已立聖公為君，不可復改。二月辛巳，遂立聖公為更始皇帝，以伯升為大司徒，光武為太常，偏將軍。眾朝文武羞愧流汗，舉手不言。由是豪傑失望，其間多不服。却說光武新服宛城，更始命其手下四將可定先鋒：杜、魏、姚、期。

馬武都言比試高者掛印。惟岑彭不語。光武曰：君然何不敢爭乎？彭曰：新降無功，故不敢爭。光武曰：但可竭力當先，豈有是說？鄧禹曰：各人誇能，不可為定。方吾有一議，使汝等心服無爭。近有四城未順，汝等四人各取一座。如先到者，即為先鋒。言訖，四人飛馬而去。次日火牌速報，岑彭第一。杜、魏、姚、期第二。姚、期第三。惟馬武未至，即令岑彭掛受先鋒之職。却說馬武、王常二人引軍至武陽城下，對陣。其首將出馬，荅曰：汝非敵手。叫劉秀、鄧禹、王霸出陣。馬武聽罷，大怒曰：小將敢彭大話，輸起青銅刀，縱馬直取其將，不戰且走。馬武趕入陣去，忽見強風大起，塵土遮天，不能前進。欲回

又不能退其將令軍卒四面圍上馬武曰此天困吾也

名臣重會圖謀策

却說其將困住馬武於垓心而謂王常曰汝可出陣去急
叫劉秀來救方免久困于此王常聽罷即令小軍至小長
安去報光武聽知急引鄧禹王霸至武陽城下打話其將
見光武至慌忙下馬施禮光武視之乃馮異也謂曰自教
場別後未獲一會不想將軍今遇于此馮異曰臣有萬罪
乞主公恩宥二人大喜遂解馬武之圍馬武曰汝真小人
氣象既有助漢之心何不早開城獻馮異曰若早獻降于
汝則不顯吾君臣之義馬武笑曰然也言罷遂與文叔領

軍同回小長安至城中安頓人馬大設宴會賞勞諸軍眾
將勸飲各酒至半酣馬武又言要作先鋒光武曰岑彭第
一到汝乃第四到尚何言哉馬武怒而言曰主公既不重
用反歸去也遂與王常引部下軍卒一萬出城而去小軍
報曰馬武反出城去光武知其意遂不聽所說却說馬武
引軍從潁川城經過有王莽弟王顯見而問曰馬將軍何
往武詐言曰今光武只愛岑彭不用馬武吾等歸山落草
去也王顯曰將軍休去若肯歸助王室保為重用將軍意
下若何馬武曰吾教場趕舉曾寫反歌罵彼今若再順必
然見殺王顯遂折箭為誓馬武即順王顯邀入城中安排

筵宴二人正飲酒間有人報曰劉秀此段情思非此兩人趕馬將軍兵至城下
相投契擗戰馬武罵曰劉秀肉眼不識好人還敢追趕遂與王顯
 領軍出敵至門下王顯不識其詐被馬武一刀砍于地下
 誑眾將軍卒悉皆畏服遂開城迎接漢兵一齊擁護光武
 而入光武大喜謂武曰將軍誠乃安邦之畧濟世之才也
 馬武曰臣貌醜才疎不堪重用何足為羨光武曰將軍休
 罪吾以軍師之計使汝等無傷于義非有他說且岑彭新
 降之將未得寵愛吾與將軍布衣為交情意相孚心無疑
 慮之懷故以彭為先鋒馬武大笑曰主公用人甚當遂將
 潁川衙內改為偏將軍之府光武掌兵于是

後詩言馬武烈義

提兵怒激兩分岐決策還瞻拯漢危奮欲拔山揮白刃
 勇思背水建朱旗爭名競職非身顯殺將圖城為主支
 自是君王相契美史書留作萬年規

